# 双份劲敌你喜欢吗

1

冬季的寒意似乎也影响到了印象空间，明智吾郎和怪盗团挤在一辆车里，突然反常地打了个寒战。

他小幅度地活动着身体，扶着前座的靠背往前面看——驾驶座上开车的人是新岛真，正有一搭没一搭地和副驾驶的奥村聊着天，第二排的几个人吵吵嚷嚷，在争一包薯条的所有权，没有人察觉到同样的异常。寻思着这又不像是错觉，明智松开手坐了回去。

这个过程中他不慎撞到了坐他身边的来栖晓，黑发少年发出几乎微不可闻的抱怨声，明智下意识看过去，恰好撞上了那家伙还没来得及从他身上移开的视线。对方被他抓了个现行倒是没有闪躲，反而眨了眨眼睛，大大方方迎上了他的目光。

然后明智理解了那股寒意的来源。

“Joker，你有话想和我说吗？”一如既往，是明智的先制进攻。

“我在考虑今晚的安排，”来栖不慌不忙，先和他扯起事情的前因后果来，“所以刚刚我在想晚上要不要和你去扔飞镖——那么你晚上要和我一起吗？”

明智皱起眉。算上来栖脑子里的那次，这周他已经有三个晚上被来栖主动找上了。他本人最近是没什么事做，但以他对来栖的了解，这家伙简直闲得反常。

原本在平稳驾驶的真这时忽然来了个急转弯，引发车里人的一片惊呼——明智的头盔一下撞上车窗，来栖紧接着往明智的方向倒。他们撞在一起的前一刻明智眼疾手快，出手挡在了他和来栖的脸之间，金属手套按在来栖脸上，害来栖从喉咙发出呼吸不畅的咕噜声。

车内的骚乱平息后，来栖挣扎着掰开明智的金属爪子。

“这个差点划到我的脸。”他抱怨。

“你原来也是会这么在意外表的人啊。”明智收回手，装出惊讶的样子。

“这又不是名侦探的专利。”来栖回敬他，探头到前面去问其他人的情况。

正怨声载道的不止来栖一人：喜多川对洒了一车的薯条唉声叹气，龙司的半个身体还栽在地上没起来，却能和杏吵得不可开交……真的解释混在其中显得毫无存在感。

“这里好像有点变暗了，差点撞到墙。”她有些尴尬地说。

明智看向窗外，毫不意外映入眼中的是红黑色交错的印象空间，未知的光源忽明忽暗。他在心里私自评价，这并非不能理解，不过她和春聊天这件事大约才该负主要责任。

“你以前有这么闲吗？”他又转向来栖，让话题回到正轨，“你之前好像每天晚上都忙着在见不同的人。”

“你很了解啊。”来栖幽幽地说。

“之前不是说过了吗？我调查了你的人际关系。”明智丝毫没意识到就这么承认有哪里不对。

来栖叹了口气，解释说：“去年他们都没法放着不管，现在他们的事都解决了，我就没那么忙了。”

明智追问：“那我的事也解决了吧，你又是为什么总来找我？”

来栖没有回他。碍事的白色面具害得明智从这个角度看不清他的表情，连来栖是在犹豫或是单纯走了神都分辨不出。

然后整个印象空间似乎摇晃了一下，照亮印象空间的路的未知光源最后闪了闪，他们的视线便彻底陷入了黑暗之中。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出现，车内再次乱成一团。

“这是怎么回事？”其中辨识度最高的是龙司的喊叫。

“等一下等一下！”佐仓双叶从薯片袋里抬起头，手忙脚乱地扶着护目镜确认起状况。

来栖立刻反应过来，把半个身子都挤到前面去，想用能力给真指出前方的道路。他起身得匆忙，有什么闪烁着无法忽视光芒的东西从他口袋里滑出来，掉在明智脚边。

出于好奇心明智伸出手，捡起了那个东西，在这个混乱的时刻他意外颇有闲心地能多看几眼——是一块星状的石头，大概又是来栖不知从哪搞来的奇怪饰品。

被他在脑子里吐槽过一遍的来栖晓本人已经在前排的椅背上找到了一个好位置，正全神贯注指挥新岛往正确的路开。

“往右边……等等，要撞上了！”他的声音变得惊慌失措起来。

真猛踩刹车，车轮伴随着摩尔加纳的抱怨，在道路上拖出一段刺耳的噪音，但终归是停下来了。消失了有一会的光源迟迟归来，宛如舞台灯光忽地亮起，所有人都因为不习惯亮度的变化本能闭上了眼睛，再睁开眼时每个人都看清了等在前方的是什么——

离他们差点撞上的墙壁咫尺之间的位置站着一只阴影。接着阴影缓缓转过来，采取了最常见的行动，即掀翻了他们的车。

“啊啊啊啊啊要翻了！！！”

“抱歉，好像不小心压到谁了！”

不同的尖叫声混在一起，和摩尔加纳变回原型带来的烟雾一同将怪盗团包裹在其中。从那笨重外壳中钻出来的阴影迅速包围了他们，魔法的光芒在烟雾中若隐若现，其中有击中明智的，但这并未为他带来受到伤害的实感——说不定运气不错，他撞上咒怨属性的魔法了。

烟雾不知怎么回事，这时都还未完全散去，不过现在不是考虑这些异常的时候。明智捡起自己的剑，站起来准备反击。

“Joker，要来了！”他姑且先自己收起那块星状石头，冲离他最近的某个模糊的，他认为一定是晓的黑色影子喊话。

他的声音似乎驱散了烟雾，模糊的视野渐渐清晰起来，出现在明智眼前的却不是熟悉的怪盗少年，而是面目狰狞的奇美拉——走散了吗？明智的手放在面具上。

这只奇美拉与他过去见过的不同，没有立即扑过来发动攻击，而是一点一点慢慢向他靠近，还张开嘴，一副想与他交谈的模样。

明智没有和来栖一样愿意与阴影多说两句的好心肠。既然阴影露出破绽，他便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洛基！”

他叫出人格面具，洛基应声在他背后现身，并挥出一剑，精准命中了目标。与此同时一把像是折扇的玩意用力敲在了他的头上，发出“啪”的一声响。

恢复意识时明智发现自己正躺在地上。芳泽堇蹲在他身边，眼睛睁得大大的，以一种惊恐的表情打量他。

“阴影呢？”明智坐起来，想起了那只奇美拉。

“现在先别说阴影了！”芳泽的声音颤抖不已，明智怀疑她随时都会开始尖叫，“Crow前辈，你刚刚被洗脑了。”

明智愣了愣，在脑内处理这个情报。

“我说你，倒也不用‘Crow前辈’这么叫，”然后他慢慢说，在芳泽“是我紧张了！”的道歉声中明智站起身，视线在附近扫了一圈，却没有找到总是冲在关爱队友前线的那家伙，“话说，Joker到哪里去了？”

“Joker他……”芳泽咽了口唾沫，诡异地停顿了一下，“Joker被中了洗脑的你打中了。”

明智记起那只奇美拉的行为古怪之处，如此看来他遇见的并非想与他交谈的阴影，而是察觉到异常状态的来栖晓——难怪芳泽被吓成这样。明智漫不经心地又想，她总要习惯的。

“那他还好吧，给他治疗过了吗？”

芳泽又诡异地沉默了一会，在明智失去耐心前她开口：“前辈他在那边，总之您自己去看吧……”

芳泽好心给他指出了一个方向。顺着一路延伸向前的扭曲道路怪盗团的大部分成员都站在那里，他们低着头，正一脸复杂地看着被围在中间的什么东西。注意到明智在靠近，他们全都露出了警惕的表情。

芳泽跟在明智后面，小心翼翼地和他们说话：“大家，Crow前辈好像恢复正常了。”

然后几双眼睛都落在了明智身上，带着种要把他扎穿的气势。明智在电视台曾面对过比这更多的视线，按理说他不该紧张的，但洗脑刚解除带来的记忆缺失令他莫名有点心虚，巧舌如簧如他此刻也编不出好听的话了。

“虽然不是不能理解你们的心情，不过道歉的话麻烦让我亲自和Joker说吧。”明智抱起胳膊，准备迎接又一场麻烦的辩论。

“啊那什么……对了Mona，人格面具的能力是和使用者本人的状态有关系的对吧？”新岛真却无视了他，突然开始和摩尔加纳对话。

“肯定是有一点联系的，这么说的话就能解释了……”摩尔加纳跟着她自说自话起来。

“Crow吗，原来如此啊……”双叶似乎也明白了什么。

“不好意思？”明智被晾在一边，忍不住插话。

春优雅地撩开一缕头发：“我觉得还是让Crow先看一下Joker吧。”

她带头往一旁退开，为明智让出了一条路，其他人也陆陆续续学着她让开。明智终于有机会看清被他们围在中间的到底是什么了——

躺在地上昏迷不醒的来栖晓。

准确地说，是两个昏迷不醒的来栖晓。

两个从发型到穿着都完全一致的来栖晓双眼紧闭躺在一起，表情放松，宛如正在做一个好梦。明智往前走了两步，到两个来栖的脚边就再也不愿往前了。

“我记得Joker是没有孪生兄弟的，对吧？”他回过头，期待有谁能给出解释。从概率的角度芳泽姐妹的故事怎么说都不该在他身边上演第二次了。

“绝对没有，”龙司拍着胸脯保证，一副无条件相信来栖的同伴的典型形象，“他要是有的话肯定会和我们说的。”

“Joker他被你的人格面具击中后就变成这样了，用什么技能都没用，我们还指望你知道什么呢。”杏有点失望地垂下头。

“等等，你们觉得是我的技能把他变成这样的吗？”明智发现了华点。

“因为你的嫌疑真的很大啊。”高卷表情无辜，还要和他争论。

“就是说啊——Crow你有两副面孔，会不会也有一个技能是把人也变成两个，之类的。”双叶分析得有理有据，一看就是漫画看多了。

“怎么可能，”明智哭笑不得，“别把洛基想得太夸张了，胜利之剑只是个物理技能，仅此而已。”他话音刚落便在心里对洛基确认了一次，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更有了底气。

“可是怎么看都和Crow脱不了干系吧，”喜多川祐介思考着，“不是Crow的技能的话，难道是印象空间的影响？”

“在那之前印象空间确实突然变暗了一下呢，大家都还记得吧？”春往真的方向看了一眼，说。

“不能排除这种可能，”真接过她的话，“但如果连Crow都不清楚的话……”她神色复杂地看向完全没有醒来迹象的两个来栖。

“恐怕就不能简单解除个技能让Joker恢复正常了。”她遗憾地告知了大家这个坏消息。

对闹哄哄的怪盗团来说算得上是奇迹的一段时间的寂静后，芳泽打破了沉重的气氛。

“大家要不要先回去呢？”她提议，“我不太懂那个认知啦，但说不定回到现实认知的影响就消失了。”

“啊，说到回去，我们到这来挺久了的吧。”龙司敲了一下手心。

“我想起来了，太晚回去的话要被惣治郎说的！”双叶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叫起来。

“从我肚子的感觉来看，恐怕真的有点晚了。”喜多川老实说。

真咳了一声：“好像没有能做的了……那么大家今天就先回去吧，看看回到现实会有什么变化。”

明智指了指躺在地上的两个来栖晓：“这两个要都带上吗？”

“那当然了，”龙司说着就快步上前，扶着其中一个来栖让他趴在自己肩上，“虽然我只能带一个啦，Fox你也……算了算了。”

“我没问题，”喜多川祐介信誓旦旦，“我最近一个星期每餐都有吃——走在路上总有陌生人给我塞多买的便当。大家都是好人啊。”最后他感慨。

那是因为丸喜是好人，明智冷漠地想——话说什么叫最近一星期每餐都有吃，之前原来没吃吗？

“我来吧，”于是明智走上前，寻思着让似乎风一吹就要倒的大艺术家背着来栖回卢布朗只能带来更多麻烦，“无论如何，我还是有责任的。”

没等任何人同意他就直接把另一个来栖晓从地上捡了起来。来栖无力的脑袋垂在他肩膀上，若是没有这身盔甲，来栖柔软的卷发大概要蹭到他的脖子，带来烦人的瘙痒感。

他和龙司一人背着一个来栖回到车里，摩尔加纳凭空给车又变出了一排，两个来栖被安置在最后面，仍然睡得天昏地暗。明智和芳泽两人一人占领了前一排的一边，没了来栖在中间充当两边陪聊，他们间的气氛显得更加尴尬了。

在稍微空旷了一点的车里，明智却像被什么堵住了胸口，烦躁感比来时甚至还要强烈。

2

脱离异世界带来的眩晕感过后，他们身边的景物变回了熟悉的涩谷车站，但明智的背上的压迫感并没有随着离开异世界而消失。他的耳边传来来栖晓均匀的呼吸声，明智往龙司的方向看过去，和一脸迷茫的后者短暂对视。

明智的视线停留在龙司背后，第二个来栖晓同样不像要醒来的样子。

“没有变回来吗。”

芳泽一脸愧疚：“果然是我想得太简单了，那要再带前辈回去一次吗？”

杏把手放在芳泽肩膀上拍了拍：“不是堇的错啦！”她手插在腰上，一会看向芳泽一会又忍不住瞟向明智的眼神摆明了在说“大家都知道是谁的问题”。

“好了，看明智君完全没有头绪的样子，再追问也没有意义吧，”春用温柔的动作把模型榴弹枪放进包里，仔细拉好拉链，“明智君，你也是被洗脑了，没有主动伤害晓君的意思，是不是？”

“我已经和晓做过交易了，交易结束前我都是和你们站在一边的，”明智只能这么说，“当然前提是你们没有改变立场。”

“你还真是懒得说客套话啊。”新岛真严厉地说。

“这种时候做没意义的事也只是浪费时间吧，”明智没有去看她，而是把目光投向开始对这边指指点点的人群，“先回卢布朗吧，两个晓已经够显眼了。”

真明显还想说些什么，但她又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确显眼。青少年们把背着两个来栖的二人围在中间，心虚地上了电车，直到拐进四茶的巷子停在卢布朗门口才松了一口气。

“我还是第一次体验电影里的那种感觉耶……”龙司在卢布朗的门口喘气。

“我懂，是不是最近的那部，潜入摩天大楼的那个！”杏的情绪高涨起来。

龙司张大了嘴：“你也喜欢这种电影？”

“很奇怪吗？男主很帅啊。”杏掰着手指聊起电影男主的八卦，没注意到龙司渐渐没了和她聊下去的兴趣。

“听起来很有意思，如果我攒够了钱……”喜多川憧憬地说。

春无奈地笑了：“你还是多注意身体比较好吧。”

“在你们聊电影的时候我插一句，真的不进去吗？”明智几乎是在瞪着卢布朗门上挂的“open”，虽说他有在健身，但一直背着一个身材和他差不多的同龄人还是会有些吃不消。

“啊，我来开门，”双叶急忙跑到最前面，她推开门，脚还未踏进去便喊了起来，“惣治郎，我们回来了！”

“知道了，不用这么大声。”佐仓惣治郎在吧台后带着笑意说。他正擦拭着一只玻璃杯，看着一帮他眼里的小孩一个接一个走进来。

“那家伙是睡着了吗？”明智背来栖走进来时，他皱起眉，问。

明智点点头，想了想又摇摇头。顶着惣治郎更加困惑的目光他在旁边找了个座位把来栖晓放下，顺便给身后的龙司让出路。

龙司背着第二个来栖晓，暴露在惣治郎仿佛见了鬼的表情下缓缓走到明智对面。

“你们……又发生什么了？”惣治郎面对异常已有了远超常人的接受力。

“总之就是，异世界啦，这样那样的……”双叶比划了半天都没说清楚。

“反正把店留给你们是吧。”不愧是惣治郎，很快对上了自家女儿的节拍。

等惣治郎锁好门，翻过牌子走回来，两个面对面坐着的来栖晓总算有了反应。来栖晓们的眼皮动了动，然后同时睁开了眼睛，第一眼看见的是对面的自己。

“……有两个我？”明智身边的来栖晓一号眨了眨眼睛。

摩尔加纳担忧地问：“你还记得吗？你被中了洗脑的明智打中了，然后我们就找到第二个你了。”

回答他的却是对面的来栖晓二号。少年摇摇头：“我记得我想和被阴影打中的明智说话，后来的事都记不清了。”

“明智这家伙已经付出代价了，他一路背着……半个你回来的！”双叶安慰他。

“另外半个是我背回来的。”龙司小声嘀咕。

来栖晓二号点点头，轻易接受了这个事实。

摩尔加纳自信地抬起头。

“晓，你不用紧张，大家绝对会想办法把你变回来的。”

“虽然现在是连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样都不知道啦……”高卷垂头丧气。

来栖晓二号平等地用慈爱的目光看着他的所有朋友：“慢慢来也没关系。”

明智挤在角落里，总觉得他说不出来的地方有哪里不对劲。在他走神的时候芳泽悄悄凑到了来栖晓一号身边。

“这个前辈，你还好吗？看你一直没说话……”她蹲下来，趴在桌子边小声询问。

从明智的角度他只能看到来栖晓一号的后脑，还有一齐把注意力转移过来的众人的脸。来栖晓一号先是歪了歪头，然后，“我被打中了？”，他向同伴确认。

其他人莫名其妙，但仍点了点头。

“顺带一提犯人应该是……”龙司用眼神暗示他身后。

这个来栖晓在龙司的暗示下慢慢转向明智，灰色的眼睛透过镜片，凭一己之力就把明智盯得浑身不自在。要让他来逼问的话还是算了。

“这次是我疏忽了，”明智举起双手，“抱歉了，把你变回来的方法我也会一起去找——”

他话没能说完。因为一双手已经伸了过来，毫不犹豫地分别握住了他的两只手。

“在这之前先考虑今天晚上的安排吧。”来栖晓握着他的手凑了上去。

“……啊？”

被唐突打断的明智回过神，首先想挣脱开来栖，但他低下头，意外和少年对上了视线。来栖的眼睛里闪烁着什么东西，很难不好奇他接下来到底想说什么。

而他在来栖晓的面前……没有退缩的理由。

“我晚上有空——你想做什么？”

眼前这个握住他的手的来栖晓闻言顿了顿，然后他勾起嘴角，在四轩茶屋的小小咖啡馆卢布朗里丢下了重磅炸弹——

“既然有空的话，那么吾郎，晚上和我去哪里约会吧。”

一段称得上惊悚的，包括明智和紧握他双手的来栖，还有坐在对面的第二个来栖晓在内的沉默时间。

“哎？？？”怪盗团其他人的惊呼声能掀翻屋顶。

“你这小子，原来在和晓交往吗？？？”惣治郎在一旁一言不发看他们讨论了半天，终于忍不住拍桌而起。

“你刚刚叫我什么？”一片追问声中明智揪住了来栖的衣领。

“所以你们到底是什么时候交往的，新年之前吗？”惣治郎凭监护人的身份高声问。

双叶尖叫起来：“那晓还说自己一个人，然后和我们一起过了圣诞节！”

“前辈明明有恋人了，为什么要隐瞒呢？”芳泽露出失望的表情，“既然变成了那种关系就应该好好负起责任吧。”

“明智就算了，居然连晓也不说……”喜多川还沉浸在震撼中。

“什么叫我就算了啊？”明智松开晓的衣领，和他们争论，“你们误会了，我和晓没有在交往。”他在“没有”上下了重音。“说实话我也同样很奇怪这家伙为什么要这么说。”

但这一帮人还是一副并不怎么相信的样子。

明智扶着额头，向对面那个来栖晓递去眼神寻求支援——目击另一个自己突然握住宿敌的手要求约会，这个来栖晓竟能全程保持冷静，明智也不由得佩服起他来。

来栖晓二号手支在桌上，无奈解释：“大家误会了，我们没有在交往。”

龙司发出古怪的叫声，才发现自己和杏不知道什么时候挤在一起了，他和再晚一步就要被大燃烧击中似的蹦起来往一边退开。

“那……那晓是怎么回事啊。”他呆呆地说出了大家的心声。

来栖晓一号拍了拍被揪得皱巴巴的衣服，他把一只手放在胸口，像在感受胸腔内心脏的跳动。

“不知道为什么，醒来的时候我就满脑子想着吾郎的事了，连称呼说出口的时候都自动变成了名字。”他话里分明带了点无可奈何的情绪，但粉红的泡泡还是以他为中心蔓延开来，其中很大一部分糊在了明智脸上。

“那么你对明智君现在是……”春捂住了嘴。

来栖晓一号低下了头：“喜欢。”

“完了变成恋爱脑了。”双叶哀嚎一声，夸张地向后倒去。

“什么一会在交往一会又没有的？”状况外的惣治郎连忙扶住他的宝贝女儿。

“发生了一些事，另一个我变得喜欢上明智了。”来栖晓二号用只能让事情变得更复杂的说法回答。

惣治郎把双叶扶到吧台前坐下，还没来得及问更多便忽然想起咖喱还在锅里煮着，于是又慌忙冲向了后厨。摩尔加纳站在桌子上，期待地望着后厨的方向，若他这会还是人形的话一定已经在吞咽口水了。

“这次总和明智有关了。”他顺便下达了对明智的宣判。

“但是胜利之剑真的只是物理技能，再怎么样也不会让人突然爱上我吧。”明智指出他的荒谬之处。

“侦探王子，万人迷啊……”双叶掏出手机刷起来，“说不定是丸喜受了什么启发修改了认知。”

“这种事对丸喜来说也是多余的吧……不对也说不定，幸福的话……”喜多川摩挲着下巴，陷入了自己的思考中。

“丸喜应该懂的吧，我是不会因为晓突然爱上我就变得幸福的，况且晓可是他的恩人，他怎么会主动让晓变成这个样子。”明智乘胜追击，打碎了第二个人的幻想。

真猜想：“会不会是明智渴望爱之类的想法影响了他的人格面具——”

明智干脆打断了她：“这个绝对不可能。”

“那明智同学要怎么做呢？”芳泽试图换个话题，“前辈都说要和你约会了。”

所有人，包括两个来栖晓全都往明智这边看了过来。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变成这样必须要谨慎发言的场合。

“和被强加上喜欢我感情的晓约会我做不到，”无需过多考虑，明智抬起头，毫不畏惧地看向他们，“而且我想起来我晚上有安排了，之前在印象空间晓问我要不要去扔飞镖来着。”他尤其看了对面的来栖晓一眼。“你还正常的话应该记得，所以我们——”

“啊，关于这个。”被他喊到的那个来栖晓挠了挠后脑的头发，挺起背坐直了，投下了第二颗重磅炸弹。

“我准备取消邀请了。”

明智睁大了眼睛。

“哈？不是你自己说最近没什么事了，然后来找我的吗？”

“这倒是没变，只是我想清楚了一些事，”来栖低头盯着桌面，好像在犹豫要不要说下去，“我到底为什么每晚都要去找你啊？”

“这个我也想知道。”明智用那种“你怎么还问我”的眼神看他。

来栖像完全忘了明智还在一样大声自言自语起来：“明明你脾气古怪我行我素，和我一起总莫名其妙在什么地方都要争个输赢，说实话挺烦人的，还有……”

剩下的怪盗团成员们面面相觑，脸上人均“我不是在做梦吧”的表情，总是吵吵闹闹的一伙人，这时却默契地做到了全员一言不发。

“听出来你对我很有意见了，虽然我没指望过你喜欢我就是了。”明智干巴巴地说。

来栖真诚地和明智说：“抱歉明智，醒来后看到你就忍不住会一直这样想，无论如何都清除不掉，所以我准备没什么事就先和你保持距离了。”

*“没什么事就先和你保持距离了。”*这个声音在明智脑中回荡着。

之后的一小段时间里，明智只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好在最终理性还是占据了上风，他捕捉到这个来栖话语中熟悉的部分，去通知开始窃窃私语的其他人。

“我说，这家伙果然也不正常了，他明显也被扭曲了什么东西——你们这样看着我，是有什么问题吗？”敏锐地察觉到其他人时不时飘过来的怪异视线，他不耐烦地问。

“其实啊明智，”被他质问龙司才犹豫地开口，“我们都觉得，就是啊，晓现在这样才……”

“才算正常了。”杏好像松了一口气。

“当然晓怎么安排是他的自由，但他总想和你单独行动我们都有点担心，毕竟发生了那样的事嘛。”真连忙补充。

“你们和我说也没有意义，我可没有威胁晓来见我哦。”

“吾辈知道的，晓根本不是会被威胁到的人，他可是吾辈一手教出来的优秀怪盗呢。”摩尔加纳骄傲地挺起了胸膛，真是不知道有什么好骄傲的。

“真是够了，”明智摇摇头，他站起来，“喜欢我的晓也好懒得见我的晓也好我才不在乎，只要不影响攻略殿堂怎么样都可以——”

“约会也可以吗？”来栖晓一号突然插话。

明智冲他露出好久不见的电视上的那种甜甜的笑容：“你别想。”

“还要讨论吗？”下一秒他收起笑容问其他人，“没有别的事的话我就先走了。”意料之内没人挽留他。

他刚转身就听到龙司在他后面小声说：“果然生气了吧……”

然后芳泽也小声接话：“因为明智同学真的很在意前辈呢……”

“我可还没走呢。”明智转回来面对他们冷笑。

“啊哈哈还没走吗，明智你果然还是想开点吧！这不是还有个喜欢你的晓吗？”龙司挠着头发，尴尬地笑了几声。

“对啊，有一个晓喜欢你不就可以了吗？我们的晓蓬松的卷发乱得恰到好处，举止可爱又帅气……”杏附和着，手放在来栖晓一号的肩膀上轻轻摇动，后者很是受用地点点头。

明智欲言又止，每次都卡在说出第一个字的前一秒，最后他干脆放弃掉，第二次尝试转身离去。这次到推门出去为止，无论怪盗团在他身后说些什么他都没有回头。怪盗团的声音和两个来栖晓一同被关在了卢布朗的门后，在他的世界里消失不见了。

3

明智离开的形象很是潇洒，连巷子里精力充沛见人就叫的家养犬看到他路过都暂时闭上了嘴。他走进四茶的车站，面对往不同线路的检票口，还是按习惯往吉祥寺去。

夜晚的吉祥寺充斥着人们诉说幸福的话语。他无视这些，推开爵士吧的门走了下去。靠着墙正和熟客小声闲聊的爵士吧老板看到他，便中断聊天来搭话。

“明智君，今天没和朋友一起来吗？”

明智脑中没有符合朋友这个概念的人，他愣了一下。

“啊，是说他啊，他也有自己的事，不可能每次都和我一起来啦。”

老板没再多问，只是随口道：“这样啊，因为最近你们总是一起来，我都快习惯你们一起出现了。”

等点的饮料送到手边，明智才注意到无边话里他自己都没在意过的东西。他进入一月确实每次来这里都是和来栖晓一起，要么是他站在商店街的路边远远望着居酒屋时来栖跑来找他，要么就是来栖一通电话打过来好像有什么急事，他坐车赶过来却看到对方一歪头，说只是想和你散散心。他们的目的地不只有爵士吧。

他喝完饮料，走出来闲逛到另一条街道上，看到不远处的企鹅狙击手，又想到中了邪的恐怕不止经常来找他的来栖晓，还有无意间习惯了这种生活，回过神总会站在那家店楼下的自己。

明智的视线落到通往那家店的楼梯上时，恰好有一群人从楼上下来。少年少女们的笑声穿过冬季的空气飘进他的耳中，最前面的少女从他面前经过，红色的马尾在她脑后晃动着，甩出一个弧度。

“哎呀，明智同学？”芳泽堇吓了一跳，在明智决定干脆假装不认识转头走人前停下脚步，喊出了声。

芳泽的惊呼吸引了身后其他人的注意，不到一分钟怪盗团就一个接一个从楼梯上下来，站在明智面前。

明智早猜到怎么回事，但他还是问：“很热闹啊，都来玩了？”

“因为晓说想和大家一起玩。”双叶叉着腰，像是拦在来栖面前，好把他和明智分开。

明智把面前的每个熟人的脸都再看了一遍，来栖晓的脸只出现了一次。

“只来了一个晓？”

“这个嘛，两个一模一样的人出现在同一个地点很容易被注意到对吧，而且晓还是常客。名侦探没想到吗？”双叶扶了一把眼镜，解释道。

明智刚想说你们一群人聚在一起无论如何都会被注意到的，芳泽就叹了一口气，说：“其实另一个前辈他没什么兴致呢，完全在热恋中。”

“清醒意识到自己满脑子想着另一个人……这种体验还真是让人感兴趣。”喜多川感慨。

“总之就是这样啦，本来我还想让名侦探失格一下的。”双叶失望地说。

“想不到你还有这种爱好，这点还是不要和晓学比较好哦，”明智中肯地对她说完，转向一如既往沉默的来栖，“除了和我一起，你还有挺多选择的嘛。”

来栖晓似乎没听出他话里的深意，过了一会才点点头，一本正经说：“是啊。”

明智顿时无话可说。双叶悄悄往来栖的正前方又挪了一点，好像怕明智会马上冲上来和他决斗似的——当然她那小身板也挡不住。

真这时及时站出来解围：“晓现在还搞不清该怎么和你相处，可能是脑子还有点混乱吧。”

她话音刚落，明智还没得来得及说点什么，来栖晓就左右看了看，然后非常无辜地对他的朋友说：“早点回去吧？”

“现在是这么说的时候吗，明智可还在这里哦！”杏应该是想和来栖说悄悄话，但因为太过激动这话还是一个字不落进了明智耳朵。

“别说得像我会一不高兴就把你们全杀掉一样啊，”明智扶额，“你们要走的话自便就行了，总不会在指望我送你们吧？”

明智说着就退到一边去，给他们让出路。怪盗团一帮人面面相觑，最后不知是谁先起的头迈开脚步，总之他们总算是步调一致往车站去了。

明智看着这帮麻烦家伙簇拥着中间那个最大的麻烦消失在视线里，把手放进了风衣口袋，指尖触碰到的却意外不止公寓钥匙。明智取出那个东西，躺在黑色手套上的是一块星形的石头——他今天从来栖晓那拿来的，这会石头的光芒已经黯淡下来了。

首先得还回去，明智的拇指摩挲着古怪石头的表面，他琢磨。

第二天明智背着一个沉甸甸的黑包推开了卢布朗的门，门上挂的铃铛摇晃着带来一阵叮当声，引得店里坐的人全都往门口看。

“果然不能指望一觉醒来就变回来吗。”明智粗略扫了一眼卢布朗内部——来栖晓仍然有两个，摩尔加纳不见了踪影——这种时候跑出去？

“现在可是休息时间。”双叶指着门口的牌子。

“都快中午了，”明智把黑包放在空桌子上，“卢布朗没有开门的话不是恰好证明你们在商量什么吗？”

“其实晓君也才刚醒，我们正准备喊你过来，”春忧心忡忡地看了两个来栖一眼，“晓君昨晚好像梦见了一个长鼻子老人，说会来帮助调查这件事。”

“是伊戈尔。”其中一个来栖晓补充。

“你们说的长鼻子老人我好像也在哪里见过……算了，”明智试着回想了一会，先伸手去够自己带来的包，“比起梦这种说不清的东西还是优先尝试别的方法吧。”

“别的方法？”龙司好奇道。

明智用行动说话。他拉开黑包的拉链，包里塞满了形形色色的饮料罐，都是他一大早起来跑遍东京的自动售货机搜刮来的。侦探王子大清早蹲在出货口前搬空售货机，放在过去准能上头条。

“这些售货机里的饮料有的在异世界里有特殊效果，”他取出一罐拿在手里掂了掂，露出见过他本性的人看了都要直呼不妙的微笑，“我不太能分清楚，昨天说喜欢我的那个晓是谁？”

两个来栖晓里的一个勇敢举手：“是我。”

“等下等下，你要干什么？”龙司察觉到不对，想把明智拦下。

明智推开龙司向那个来栖晓走过去，他拉开易拉罐的拉环，用空出来的手按住来栖的肩膀。

“你想多了，只是红茶而已。”明智说，托起这个来栖的下巴把饮料罐凑到他嘴边，来栖还没来得及反抗红茶就被强行灌进了他口中，少许从嘴角流下，害来栖剧烈咳嗽起来。

“喂喂你也太过分了！”

明智无视了龙司替来栖发出的抗议，他等了一会，什么都没发生。

“没有效果吗……”

他又看向坐在旁边的另一个来栖晓，后者大概是被他盯得发毛，连忙摇头拒绝：“我就不用了，他喝下去的时候我感觉到了——这个只能恢复hp。”

明智若有所思，片刻后他从包里又取出第二个罐子打开，这次的罐子里是胶质的混合物，不禁让人怀疑是否还在保质期内。被他强行灌了一口红茶下去的来栖晓竟也没说什么，脸上表情虽然有些茫然，但没有要闪躲的意思，大约这就是恋爱脑的力量。明智抓住机会，用附送的塑料勺子挖出一块罐头送进了他嘴里。

来栖晓一向没什么情绪波动的脸在吃下罐头后的一瞬间扭曲了，那扭曲的样子转瞬即逝，但足够让明智怀疑罐头上贴的保质期与事实不符了。

“这个也没用——不过精力恢复一些了——可全能力好像都下降了。”另一个来栖晓生怕明智给他也来一口，急忙播送情报。

“冷静一点吧明智，不要再让晓叠加上更多奇怪的状态了。”真劝道。

明智倒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他看看包里没开封过的易拉罐，再看看手里的罐头，终于把手放了下去。

他无视了喜多川对包里食物投来的毫不掩饰渴望的视线。

杏松了一口气。“不过明智，没想到你这么积极要把晓变回来，明明昨天才说了只要不影响攻略殿堂就无所谓……”她眼睛睁得大大的，说。

“你们才是，应该更积极点吧，考虑点以后的事怎么样？比如如果异世界消失了他还是这样，会变成什么样之类的。”

杏“啊”了一声：“这个我都没想到。”

“但是明智君，真奇怪啊，”春的手放在膝盖上，她平静地说，“你居然会为了晓君考虑，总觉得你应该有更私人一点的理由。”

明智垂在身侧的手在没人注意到的地方握成拳，揉皱了手套手心处的布料。“……私人的理由当然是有的，”他慢慢地说下去，沉浸在了自己的思绪里，“虽然很难解释，不过晓变回原来那个的话我会更轻松一点。你们也知道他最近经常约我出去，能和他再聊聊我还……”

回过神来他已经说出口了。

“……还挺高兴的。”

“承认了！”双叶震惊道，“其实我一直以为你宁愿看不到晓呢。”

“大概能懂啦，对我来说晓的身边也像容身之所一样，在他身边就莫名能感到安心呢，”龙司嘟囔着，一边在明智带来的那个包里挑来挑去，翻出来一罐可乐，“话说我真是搞不懂你们的关系，那个时候你明明喊着要和晓一起下地狱，最近又好像和他关系不错，晚上还总一起出去。”

明智正要维护对可乐的所有权，门口传来的又一阵铃铛声阻止了他。先闻其声——“明智，你的决心吾辈感受到了，再加上拉雯妲殿下的协助，让晓变回来也不会是什么难事”——摩尔加纳从门打开的缝隙中走了进来，蓝色的眼睛首先寻找到了明智。

明智在记忆里搜寻，想起晓介绍过，拉雯妲是所谓天鹅绒房间的住人。

摩尔加纳轻车熟路跳上桌子，他的身后跟着一只蓝色蝴蝶，它飞过摩尔加纳，一直往两个来栖晓的身边去——他们对视一眼，默契地让出一个人的位置。随后蝴蝶化成了蓝色光芒，光芒消失后取代蝴蝶出现在座位上的是明智见过一面的金发少女。

少女睁开眼睛，她的嘴唇颤抖着：“一开始我还以为您是在开玩笑呢，诡骗师真的变成了两个，怎么会……”

“糟糕，忘了晓在她心里的地位了，要去安慰她吗……”摩尔加纳在明智身边紧张地说。

拉雯妲的语气明显激动起来：“怎么会有这么梦幻的事，两倍的诡骗师——”

剧烈的咳嗽声，是龙司差点被可乐呛死。

明智心里暗想他是活该，抓住机会说：“抱歉打断你了，这位……拉雯妲小姐，你对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有头绪吗？”

拉雯妲咳了一声，表情严肃起来，她双手交叠放在蓝色连衣裙上，视线一一掠过他们每个人的脸。

“诡骗师身上发生的事我也不能完全解释清，这与丸喜对认知主动的改变不同，似乎是丸喜对异世界的影响，再加上某种未知力量共同的结果。”

“反正事情很严重对吧？”杏露出迷茫的表情。

“所以，有变回来的方法吗？”其中一个晓问。

“抱歉诡骗师，我们想过了断头台还有电锯之类的，但诡骗师毕竟是人类，效果好像都……”拉雯妲手揪着连衣裙的下摆，用低落的情绪说着可怕的话。

“断头台还有电锯是认真的吗？”喜多川的身体僵硬了一下。

被考虑过拿断头台和电锯对待的来栖却只是用温柔的眼神看着她说：“没关系，你尽力了。”换来拉雯妲更加崇拜的目光。

“你倒是紧张一下啊……”龙司吐槽。

“未知的力量？”明智这时在思考着，错过了跟着吐槽他们的最好时机。他的手放进口袋，摸到了口袋底层的星形石头。有什么迟来地从记忆中浮现，他把石头拿出来，放在桌上展示给其他人看。

“咦，这个是星石？”春叫出了古怪石头的名字，“怎么会在明智君这里？”

“昨天晓起来指挥时从他的口袋里掉出来了，当时这个东西在发光，他那个时候也不像有空的样子，我就先替他回收了，”明智解释，“不过因为昨天的事我忘记给他了。实际上今天来的目的之一也是要把还给他。”

明智又问拉雯妲：“这个和你说的未知力量有关系吗？”

“很难说，那个未知力量的来源我也不清楚。”拉雯妲看起来很苦恼。

明智摇摇头，放弃了从她那获取情报。他对怪盗团举起那块石头。

“你们好像知道这块石头的名字，这个东西是哪里来的，方便告诉我一下吗？”

“是印象空间叫约瑟的那孩子给的。”另一个来栖晓回答。

“那孩子很热情呢，当时说是可以实现愿望……”杏食指贴着下巴，回忆说。

“实现愿望？”

“怎么说呢……大家show time的时候不是会出现不该有的东西吗，炸弹啊玫瑰啊什么的，多亏了这个东西呢。”杏比划。

明智想起杏和摩尔加纳的精彩演出，看星石的表情顿时多出了些谨慎。他忘了轮到自己时凭空出现的哥谭市也没正常到哪里去。

“啊！”芳泽突然敲了一下手心，“前辈会变成两个会不会是因为这个星石呢……实现了谁的愿望，什么的。”

龙司重重叹了一口气。“谁的愿望是让晓变成两个啊——啊堇没有说你不好的意思。”

“是这个‘星石’的影响也并非不可能。总之，要让诡骗师变回来只能各种方法都试试看了，”拉雯妲总结，然后她兴致勃勃地握拳，“首先——明智君你来和诡骗师约会看看吧！”

“……晓脑子出的毛病是会传染的？”明智后退一步，看两个来栖晓的眼神好像生怕他们下一步把他也传染成恋爱脑。

“别这么说明智，拉雯妲殿下的话很有道理，现在看来会发生这种事大概率和‘愿望’脱不了干系，”摩尔加纳果然站出来帮腔，“所以你要不要和晓约会看看，万一晓的愿望实现了就变回来了呢？”

“这种没根据怎么看都像在闹着玩的提议我才不接受。”

“明智你刚刚还干劲满满呢。”双叶已经拆开了一包薯条，完全是在看热闹。

“明智不乐意就算了，逼迫他的话晓想约会的愿望也不能好好实现吧，”真苦笑着说，“大家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总被她代表着发言让明智莫名不爽，他正欲开口，却看到其中一个来栖晓闪闪发亮的眼睛，权衡利弊后还是闭上了嘴。解散之前他们有了不少提案，明智在一旁心不在焉地听，腹诽还不如把他带来的罐头和饮料全给来栖晓灌下去，但那堆东西早就被怪盗团给瓜分干净了，即使他想再去实施也做不到。

眼睛好像在发光的来栖晓时不时会往他的方向瞥。明智避开他的视线，心想这真是病得不轻。

4

解散后怪盗团的聊天小群仍然在活跃着。

双叶：为了好区分，我给两个晓取了代号

祐介：确实都叫晓的话不太方便

真：双叶说很适合他，虽然我不太懂啦，是什么漫画里的，叫什么怪盗来着

双叶：《美少年怪盗不想加班》，拿了漫画新人奖的哦，最近宣布动画化了

双叶：反正，就把主人公的名字给对明智告白的那个晓啦，叫雨宫莲，记好了

双叶：顺带一提，我们还做了造型区分，戴眼镜会穿校服的那个是晓

真：我们商量好恢复前日常上学都让晓去，因为莲完全没那个心思

春：辛苦了

杏：嗯嗯辛苦你们啦

双叶：再多夸夸 ：D

明智让手机屏幕暗下去。他把手机塞进口袋，一边走向楼梯，涩谷站楼梯的拐角常坐着自言自语的流浪汉，为了不被缠上，他经过时会多个心眼留意那个位置。今天流浪汉的对面站了个穿灰色外套的男高中生，一看就是没吃过亏，正和流浪汉说话，乍一看背影还和来栖晓有几分相似。明智忍不住多看了几眼。

“要怎么做你才会原谅我呢……”流浪汉的视线穿过男高中生，对另一个也许很本不存在的人说。

“不会原谅你。”男高中生的声音中感觉不到情绪。

但他的声音传到明智耳中，却让明智的内心起了波澜。

——不是像，这家伙根本就是来栖晓。

明智的第一反应是拽住来栖晓的胳膊，把他从流浪汉面前拖走。来栖晓认出救他一次的人是谁也没半点感激的意思，而是用一种古怪的眼神打量他。

“怎么回事，你突然这么热情。”他稍微扬起嘴角，说。

“劝你别随便和这的流浪汉搭话，谁知道他们嗑了多少药，”明智用手揉了揉太阳穴，“我知道你现在脑子不正常，犯点傻情有可原，可是晓——”

“你没看消息吗？我现在有代号了。”这个来栖好心提醒他，话里能听出他对新名字还挺满意。

明智把这个来栖晓上上下下重新看了一遍——灰色的外套，是他的私服——不是聊天里说的校服，没有眼镜。

“你是……”明智如临大敌，后退一步差点从楼梯上滚下去。

昨天还对他发出约会邀请的来栖晓——雨宫莲——和没事人似的伸出手拉了他一把。他们在楼梯口站稳了雨宫莲才不舍地放开手，露出莫名寂寞的表情。

“因为满脑子都是想和你一起我都没心思干别的事了，倒是想做开锁工具但连续失败了三次，想看书也集中不了注意，只好出来闲逛了。”

“这……不好意思？”即使是明智最坏的想象也没有这么严重，这下明智看雨宫的眼神多出了几分同情，“你都这么惨了，我就陪你走走好了。”

“你人原来有这么好吗？”雨宫莲一副心动的表情。

“顺便的事，反正我没什么事做，”明智假装去看车站里张贴的广告牌，心想说出去的话真的就像泼出去的水，“还有拉雯妲不是说可能和愿望有关吗？虽说我不抱太大希望，但试试也无妨。”

“我觉得单纯走走也算不上约会啦，”雨宫莲认真纠正他，“约会怎么说也应该提前策划，然后一起去公园或者水族馆，能去游乐园的话就最好……”

“你要求还挺多，”明智挑眉，“不想去的话我就走了喽？”

“我可没说不想去，”雨宫战术性推眼镜，却只摸到自己的鼻梁，“我正要去办事，刚好你来陪我。”

雨宫领着明智拐进了中央大街边的小巷，在一家亮着霓虹灯牌，风格独特的店门口停了下来。明智看到招牌上眼熟的“untouchable”——他去年调查过这里。那次调查进展得不是很顺利，这家店的老板从他进门起就没给他好脸色看，他提问时更是把希望他马上滚出去写在了脸上，不过知道来栖晓的确常来这里对当时的明智来说就够了。

“都这样了还想着你的模型枪？”明智避开靠近门口放置的扭蛋机，紧随雨宫进了门。

“异世界的事按理说应该你比我更上心啊——难道你也开始想着我的事了？”雨宫莲脸不红心不跳，明智有那么一瞬间都被他绕进去了。

而有一瞬间就足够让明智错过很多事了。

“给我等下，这说不通——”他伸出手，却扑了个空。雨宫在他眼前灵巧地跨出一步，连同这个质问一起将他回避掉了。

脸藏在报纸后，到刚才为止还在假装一尊雕像的专卖店老板抬起头轮流打量他们——岩井宗久，前黑道，和来栖晓达成了某种交易，提供模型枪的售卖和改造服务——明智的脑内自动调出情报。

“你这小子……又在搞什么，”岩井先是有点无奈地和雨宫说话，然后他把旋转椅转了个圈，看清明智的脸后睁大了眼睛，“你不是……？”

“吾郎今天是来陪我改造模型枪的。”雨宫抢先明智一步介绍。

“嘛……差不多是这样，去年我给你添了点麻烦呢。”明智只好顺着他的话说下去，这也省去了他自己来介绍的尴尬。

“‘吾郎’啊，”岩井露出高深莫测的表情，“你们关系原来好到能称名字了？”

“到底是为什么我也想不明白。”雨宫诚实地说。

“搞不懂你在想什么，”岩井摇摇头，把报纸放在一边，他伸出手，“要改造，还是看看新进的货？”

雨宫麻利地打开包。“有几把枪要拜托你改造，还有点东西想卖给你。”

明智插不进他们的话，他审视的目光先是扫过雨宫包里那堆稀奇古怪的东西，然后移动到专卖店的门上——这时门被谁向里推开，一个小学生体型的男生抱着书包小心翼翼地推开门走了进来。

明智同样认识这个人——织田信也，他快速回忆着——是所谓枪战游戏界的“King”，来栖和他学习过枪法。迎上明智的目光织田本能地退缩了一下，不过他很快就挺起胸，举起手里的书包发出了惊喜的喊声。

“来栖哥！”

“啊，信也，下午好。”

雨宫放下手里的模型枪和小学生打招呼，颇为温馨的画面让明智眯起了眼睛。

“你不会把这种店介绍给了小学生吧？”

“他自己找过来的，”岩井拆开模型枪，头都没抬，“当然我是不会卖给小学生的。”

“这次我带够了钱！”织田抗议，“来栖哥你听我说，我妈昨天中了彩票，有一大笔钱——”

那丸喜人还真不错。

明智忙着咒骂丸喜时织田突然张大了嘴，后知后觉看向明智：“这个人是侦探王子吗，反对怪盗团的那个？”

织田夸张的表情让明智差点没忍住笑意。来栖晓这人是根本没打算在协助人面前隐藏身份，小学生知道怪盗身份这回事都写在他脸上了。

“都已经是去年的事了，你记得很清楚啊。”他带着连他自己都没发现的对小学生特有的优越感和织田说话。

雨宫看上去有些茫然地盯着明智的脸。

“我们一起来的。”他转向织田，像是刚找回了说话能力。

“来栖哥，想不到你居然认识侦探王子。”织田眨巴着眼睛。

“我们去年夏天之前在电视台认识，”明智告诉小学生，然而论认识来栖的时间他一定比织田久得多，“他刚好在我参加录制的节目做观众，挺不可思议的吧？”

现在想起来他与来栖晓的相遇说不定也是那个他未见过真身的神在暗中操作，但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一切决定一定都是出自他自己的意志。

“确实很不可思议，”岩井仍在忙着组装模型枪，“电视上的名人来我这里居然不是调查，而是单纯陪朋友。”他还没打算把去年的事一笔勾销。

“朋友吗……”雨宫自言自语。

这让明智也低头思考起来。他和来栖恐怕算不上朋友，就算他们最近又像广义上的朋友那样四处闲逛，即使他能存在于这里说不定是多亏了来栖无意识的愚蠢愿望，但他与来栖的关系……

书包落在地上的声音中断了明智的思路。

明智抬起头，看到织田的嘴张着，下巴快掉到地上，一种不妙的预感自他心中诞生。明智把头扭向雨宫——不该有的绯红从雨宫的脖子一直蔓延到了耳根。

“你脸红什么啊？！”

雨宫莲红着脸，像被少女漫女主附体抿着唇一言不发，这画面不常见，可以说是和他这张脸很不搭，毕竟来栖晓此人对外印象一般是表情波动不大的无口高中生。岩井被明智一喊也抬起头见证了这一刻，啪一声，他手里的零件落在了地上。

“难道你们不是朋友，是那种……现在的小鬼啊……”岩井甚至忘了要捡起来。

“我们没有……”明智疲惫地想，这到底是他第几次解释了。

红色很快从雨宫的脸上褪去，他捻了捻额前的头发。

“目前没有，吾郎现在还是我的追求对象。”他看上去还挺腼腆地说。

又是啪的一声，这次是织田的书包掉在了地上。

“你……来栖哥人很好的……帮了我很多，还有……”小学生结结巴巴，说不定脑子里在自动上演传统侦探怪盗的爱情故事。

明智放弃了解释。

冷风对脸吹的感觉将明智从另一个世界呼唤了回来，他呼出白雾，意识到自己在专卖店门外站了有一会了。

“不好意思，刚刚不自觉就这么说了。”

紧跟恰好响起的推门声的是雨宫莲的声音，说实话明智暂时不是很想听到。

“算了，也是我自找的。”事实上明智现在想自嘲地笑笑，但他被风吹到冻僵的脸一时半会还做不出这么丰富的表情。

“不过，没想到你反应会这么大，你就那么抗拒吗？”

明智大方承认：“对。”

“哦……”雨宫沉默了一会，然后他凑近了一点，“你耳朵红了。”

明智下意识去摸耳朵，当然隔着一层手套他什么都确认不了。“大概是冻的吧，我也不清楚”即使确认不了他也对雨宫露出爽朗的笑容，“但是我现在搞清楚了一件事。”

雨宫眨了眨眼睛。

“什么？”

明智将凑得太近的他推开，雨宫莲踉跄了一下，差点跌倒在地。

“会为你着想是我的失误，这个我以后会多注意。”他故作愧疚地和雨宫莲说，心里还很遗憾雨宫莲没给他一个把出了丑的人从地上拉起来的机会。

5

明智在车站截住来栖晓。来栖晓没事人一样背着包正在等车，摩尔加纳从包里探出头，趴在来栖肩膀上和他说话。

明智很不解风情地打断他们：“早上好，你放学后有空吗？”

“今天暂时决定不去殿堂，有事吗？”来栖用防卫性的目光看他，和肩膀上趴的黑猫如出一辙。

“想和你去一趟印象空间。”明智说。明明他已经不再伪装了，和这个来栖晓说话要耗的精力却感觉比以前还要再翻一倍。

来栖眯起眼睛，他肩膀上的摩尔加纳也眯起眼睛。半晌他来了一句：“出轨……？”

“啊？”趴在肩膀上的黑猫终于睁大眼睛，这次做出了与明智一致的表情，和他异口同声。

“你和莲昨天晚上在一起吧，”来栖意味深长，“劝你最好不要想脚踏两条船。”

“我们昨天不是在约会，他自己都不承认，”明智从容接下他这一招，“而且你们明明是同一个人。”

“你真的没觉得不舒服吗，”电子音提示电车即将进站时明智问，“另一个你忽然对我告白还想和我去约会？”

“很奇怪，”来栖承认，“不过时间久了就习惯了。”

“在这种适应力上也搞不懂你，”明智看着列车一路驶进站台，慢慢停稳才开口，“来做交易怎么样。”

“又是交易？”车门上的红灯闪烁了三下，来栖好奇道。

“今天和我一起调查，你应该不喜欢一直被什么力量影响着吧。”

“解决方法不是约会吗？”来栖绝对在装傻。

“都说了毫无根据吧，”明智皱眉，“再说另一个你已经变得比以前还要难对付了——当然你也是。”

“哦……”来栖看起来毫不意外，“那要做什么？”

还算顺利，毕竟他无法估计现在的来栖在他面前难说话到了怎样的程度。

“去印象空间，”明智重复，“星石不是从约瑟那拿来的吗？我们去问问他。”

来栖恍然大悟：“原来还能这样。”

明智微笑着问：“你们不会没想过吧？”

来栖并没有在反省：“约瑟把星石送我们前说过他不知道有什么用，所以下意识就排除掉了。”

“这种来路不明的东西你就这样收下了？”

“你用起异世界导航的时候不也没想过它是哪来的，”来栖反驳，“有些事就像这样永远都想不明白。”他想了想，又告诉明智。然后来栖心不在焉地整理起围巾，说：“但是你说得对，我们还是应该去问问，就你和我吗？”

“问个话我们两个足够了，省掉召集大家的时间会快一点。”

但来栖看起来不太乐意。

“再带上摩尔加纳。”

“随便你。”明智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多争论。他移开视线，注意到电车已经开走了：“你不上车吗？”

来栖眨了眨眼：“你在说什么，我要乘的车是反方向。”

处理迟到的事多花了明智一点时间，好在他有丰富的翘课经验，应对这种情况称得上得心应手。他在课上给来栖发消息，对方上课同样没在听，基本明智发过去的每句话他都是秒回。

“虽然你说了不用召集大家，不过你和我发的消息很可能都被双叶看到了。”最后来栖提醒。

明智飞快打字：“你们知道隐私权吗？”

来栖的下一句话在几分钟后送达，刚好够明智经历一个放下手机再打开的过程：“我和她聊过了，她说会给我们一点私人时间。”

明智本想指出双叶这个说法有哪里不对，但转念一想，如果暴露了是他先多想就输了。

他们再联系是在放学后，两人一起藏进涩谷站的角落，启动导航进入了印象空间。摩尔加纳自觉变成车的形态停在站台边，明智手摸上门把手，透过车窗看空无一人的车后座，意识到他们缺一个司机。

“你不进来吗？”来栖晓的声音从司机的位置传来，这家伙已经熟练地坐上了那个位置，特地把车窗摇下来和明智说话。

“你来开车？”明智走到第一排的车窗边，声音中透露出怀疑。

来栖用手怀念地抚摸方向盘：“Queen来之前都是我在开。”

明智打开车门坐进后一排，说：“想不到你会开车。”这么说新岛真加入前的怪盗团成员一个比一个不靠谱，来栖晓是开车的那个也没什么奇怪的。

“和游戏学的。”来栖随口答道。大概是好久没开，来栖摆弄了一会部件，然后他隆重地握住方向盘，兴致来了神气十足地大喊一声：

“show time！”

明智这时才捕捉到一丝不对，但为时已晚，来栖已经用力踩了一脚油门，和整辆车一起冲了出去，连累车上的明智一起受飙车之苦。经过弯道的几次漂移中明智被狠狠甩向车的一侧，他扶着前一排的靠背，大声质问：“你是和赛车游戏学的吗？”

“停下来吧Joker，其实吾辈也要吐了……”摩尔加纳半死不活的声音紧跟着飘进耳朵，“你以前开也不是像今天这样的，不会是那个游戏吧？叫什么来着……”

听到摩尔加纳渐渐弱下去的声音来栖才停下来。他手搭在方向盘上，模仿赛车手的样子回过头：“‘恶灵车手’。”

“怎么，你也要把自己烧得只剩骨架？”明智记起名字类似的电影，为自己觉得男主形象换成来栖晓毫无违和这事感到一阵恶寒，“总之你下来，让我来开。”

“你有驾照？”来栖打探。

“还没考，但肯定比你强。”

“等等要让Crow来开吗？”摩尔加纳莫名紧张起来，“他开车会不会是‘去死吧！’，然后砰地一下啊，吾辈可受不了。”

与此同时确实响起了砰地一声，但那是来栖晓笑得头撞到了哪里，短时间内彻底失去了驾驶能力。明智黑着脸把来栖拖到后面，自己下车坐进了驾驶座。他发动车子，来栖晓的笑声在他耳边回荡了一会，然后摩尔加纳惊讶道：“你开得挺稳的啊。”

“那当然，我以前也是预备要拿驾驶证的，”明智答道，但没上路过几次也是真的，“那么在哪里能找到那个叫约瑟的？”

“约瑟不会固定呆在某一层，你要在印象空间里多转转。”来栖晓经验丰富。

明智往下开了两层，到第三层时他们刚走下楼梯，一辆黄色的小车就闯进了他们的视线中，载着那个头顶蛋壳的少年沿铁轨一路往前开去。来栖轻声说：“然后在这一层就可以见到他了。”

约瑟从还是他们视野中的一个小点的时候就开始向来栖挥手。“又见面了！”他们接近时约瑟喊道，“大哥哥今天还带了朋友来？”他用新奇的目光打量明智，给明智一种自己没有在被用看同种生物的眼神对待的感觉。

“我们想问你一件事，”来栖说，他已经自觉坐下了，“别在意，约瑟正在学习人类。”他又扭头和明智解释。

他其实很好奇来栖晓到底还认识多少不是人的家伙——当然现在不是问这个问题的时机。明智抱着胳膊站在一边，看来栖拿出之前交给他的星石。

“就结论来说，我身上出了一些事，”约瑟眨巴着眼睛，来栖把星石往前递了一点，“好像和这个东西有关。有关这个石头实现愿望的事，你知道些什么吗？”

约瑟接过石头，茫然地摇摇头。“抱歉，我捡到的时候光想着星星说不定能实现愿望才给大哥哥的，给大哥哥添麻烦了吗……”约瑟愧疚地低下头。

“没有添麻烦，”来栖认真纠正他，“实现愿望的能力帮了大家很多。”

“真的吗？”约瑟的眼睛亮了起来，“能帮到你我很高兴哦——对了大哥哥，第一次见你带朋友来找我，我学到对人类来说朋友是很重要的东西，能和我多说点吗？”

来栖摩挲着后脑的头发。“从他开始的话不太合适吧，”他说下去，好像在梦游一样，“他可是完全不在乎别人怎么想，和人相处总是有意无意在炫耀，不管什么时候讲话都让人不舒服……”

他用教育小孩的口气叮嘱：“可千万不要和他学。”

明智咳了一声，提醒来栖晓他还没走。

约瑟露出微笑：“没关系啦，人类不好的一面也是我学习的一环。”他保持着笑容，瞥了明智一眼，又让视线落回来栖的脸上：“大哥哥在聊起他的时候感觉和平时不一样了，这也是因为大哥哥是人类吗？”

“有可能，”来栖在这件事上很严谨，“还有可能是石头的影响。”

“那真的很严重啊，”约瑟神情忧虑，“如果我发现了什么，我会联系大哥哥的。”

他们对话时明智抬起头，打量这一块的天花板，天花板下悬挂着不知来源的星星，连接成一片光芒，这时来栖和约瑟的对话来到了“花”还有“人类”上。明智终于出声打断：“结束了吧？没别的事的话今天还是早点回去吧。”

约瑟仰头望着他，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明智不想知道他懂了什么。

来栖与约瑟道别，和明智一起走回车上。明智关上车门，来栖也关上车门，但明智迟迟没有发动车。进入新年以来，明智难得在表达想法前要犹豫一下。

“事先说好我改不了——我对我平时大概在你面前什么样子还是清楚的，我也早知道你会觉得我很麻烦，”他叩着方向盘，“不过真的听你全部说出来……感觉还是很奇怪。”

“所以，”来栖接上话，“你是在夸我以前脾气好吗？”

摩尔加纳感叹道：“对啊你待人真的温柔又有耐心，连街边的酒鬼哭诉你都认真听他说完……”

“不，他对我也没有那么……”明智还想说什么，但来栖和摩尔加纳已经形成了回忆过去的闭环，容不得他这个外人插足，他只能回到方向盘上。透过前窗玻璃往外看，印象空间的轨道扭曲地往前延伸着，和这个意外的结局一样还看不到尽头。

“好了出发了！”他喊道，一脚踩上油门往前开去。

“你干什么！”摩尔加纳因为不正常的高速发出尖叫，“不怕撞到墙吗？”

来栖晓身体猛地向前倾，差点离开座位。

“早料到了。”他嘟囔着坐了回去。

6

在无法用着装区分的异世界，明智会根据行为来分辨两个来栖晓。

“我听说了，”下次进入丸喜的殿堂时大家集合在殿堂入口，雨宫莲挂着怨念的表情说，“你单独约他出去了吧？”

“你是怎么知道的——”明智瞪向他自以为的罪魁祸首，“Navi你不是说好……”

“是我说的，”来栖晓及时站出来挡在双叶面前，“毕竟他问了我。”他事不关己似的耸耸肩，但明智怀疑他有在报复出印象空间的那段车程。

“没想到你其实是那种情人节会对好几个恋人说‘我想要巧克力’的人。”雨宫莲还在扭曲明智的形象。若在此刻不反击就不是明智了。

“不对，我从来没说过要和你在一起吧。”

“可是两个Joker明明都长着一样的脸，”双叶从来栖背后探出头吐槽，然后她被自己的结论吓了一跳，连续后退了几步，“难道你其实是眼镜控？！”

雨宫莲把目光投向来栖晓，后者会意地点头：“回去就把眼镜给你。”

“我可不会像漫画里那样只要是戴眼镜的都喜欢啊。”明智为自己辩解，变成两个来栖轮流使用眼镜的情况就不妙了。

“感觉你看了不少漫画啊？”面具遮住了双叶的脸，但还是能看出她很惊讶。

“流行的都看过一点，为了跟上话题嘛。”

“不过疯狂的眼镜控在现实确实很少见，”双叶有模有样地给大家科普，好像她接触过几个人似的，“但更喜欢恋人戴着眼镜的人应该有很多吧，还有喜欢被恋人盐对应的……”

从其他人透过面具看他的眼神可以轻易得知在他们认知中双叶口中的那个人正与明智的形象逐渐重合。

“怎么说随便你，但能拜托你少说些容易诱导这家伙的话吗？”明智指着跃跃欲试的雨宫莲，“谁知道明天他又会干出什么事来。”

“还是准备进入殿堂吧，”真连忙出来打圆场，“总之现在我们有两个Joker，为了有效利用好Joker的能力，我们准备安排一个先在后方。”

“就是莲了，”来栖晓说，“其实我们暂时没试过他还能不能指挥……”

“先这样吧，”永远的前线人员明智不动声色地离被划去后方的雨宫莲远了一点，“你还能战斗就无所谓。”

来栖清了清嗓子：“那么我来变动一下前线成员——”他的目光毫不意外又出乎明智意料地投向了明智这边：“Crow，你负责支援。”

明智交叠起双臂。“……这是你考虑后的结果，而不只是出自私怨，对吧？”

“不管怎么说我都是团长，”来栖似乎在谴责明智竟敢对他的负责程度抱有怀疑，“我当然考虑过了，大家还有莲的感受……”

“莲的感受？”

“对啊，”来栖说得理所当然，“他肯定想和你在一起吧，刚好我不知道怎么指挥你，这不是刚好吗？”

明智冷笑道：“你的‘大家’果然没包括我呢。”

“什么？”然而来栖被他一说竟变得有些困惑，“好像真的没有……”他很快陷入了自我怀疑的混乱中，让明智开始怀疑赞同他继续指挥是否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没问题，我和Crow一起。”一模一样的声音在明智耳边响起，雨宫莲拉着他的胳膊把他往后扯。

明智压制住呼唤洛基的欲望，一声咒骂堵在他喉咙里，最后还是化作叹息消失在了空气中。

“在我改主意前快走吧。”

代替他前线位置的芳泽快步追上其他三个人，经过明智时她停了一下，但明智和雨宫同时看了过来，她又和受了惊吓似的扭头跑开了。

怪盗团在研究所中穿行，放眼过去眼前是一片白色。来栖晓带领他们破解机关，处理挡路的敌人，然后在安全屋短暂休息。无论是否在休息时间，其他人都有意识地在与雨宫和明智二人保持一定距离，明智腹诽着，可别是在给他们留私人空间吧——按怪盗团那群天真家伙的脑回路，很有可能。

在途中的时间还好，毕竟雨宫还懂得他们要确保路线，不会在半路抓着明智不放。进入安全屋时明智留了个心眼，忍不住去想雨宫莲还可能干出什么事来。幸亏雨宫莲的脑子还没坏到明智想象中最糟的地步，明智靠着墙休息时他只是一言不发地走近，在离明智不足一肩宽的地方以同样的姿势倚上墙。

明智瞥了他一眼，往左边挪了挪。

雨宫莲跟着他也往左边挪了挪。

“啊哈哈，话说回来大家午饭都吃了什么，我好久没吃盖饭了——”龙司僵硬地笑起来，打破了沉默的空气。根本是欲盖弥彰。

明智的表情快绷不住，他用手扶了一扶面具。

来栖晓说得都没错，他在别人面前的确总想展示自己游刃有余的形象。然而来栖晓天生与他作对，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只用短短一句话，微不足道一个行动把明智辛苦构造的完美王子打得粉碎，若是在棒球训练场来栖拿出这本事，早不知道拿了多少本垒打奖。

说不定离那家伙远一点才能保住他最后一点作为侦探王子的东西，然而他的性格让他必不可能逃避来栖晓。但有时明智也会想，即使他真的逃到远离来栖的地方去，那家伙也会在最后和他再相遇，如同他们谁也没有策划过的无数个巧遇——就像是什么命运一样令他恶心到颤抖。

——眼前用恋爱塞满了大脑严格说却也是来栖晓的这个人……

“休息够了吗，”明智抬起头，问，“还能再走一段路吧？”

他没有去看雨宫莲。

接下来的一段路他们需要穿过由贴着巨大选项标志的电梯与小隔间构成的区域，丸喜在这里筛选出“心理已经健康”的病人。怪盗团连续顺利通过两关，来到下一个分歧点。

“‘与重要的人观念有无法达成一致的不合时…….’”杏把问题大声读出来。

“总觉得和前两个问题风格不太一样。”真沉思道。

“的确，”明智皱起眉阅读每个电梯前的选项——A选项下写着“分开”，另一个写着“相互妥协”，“我看不出这和他的世界的联系。”

“来问问其他人吧？”春提议，说着她就把手挥起来，“那边的先生——”

“好消息，选择两个选项的人比例是一比一，”转了一圈后双叶唉声叹气，“就算我们不思考正确的概率也高达百分之五十。”

“还是来商量看看吧。”来栖看了看他们。

“从丸喜老师的角度来思考对吧？”杏拼命思考，“之前讨论过了，丸喜老师在鼓励逃避……”

“这方面都包括在里面吗？”祐介真心发问，“我不是很懂，原来社交也是困境的一种啊……”

“所谓恋爱即战争嘛！”双叶毫无道理地说。

“肯定不是那个意思啊！Fox你不会相信了吧？”龙司哀嚎起来。

明智在这场争论中置身事外，正巧刚刚上去的电梯回到了这一层，朝他打开了通往下一个地方的门。

“已经不用再讨论了，”他通知不出意外争不出结果的一群人，自己先行动起来走到标着B选项的电梯里，“走这里就对了。”

其他人站在电梯外面面相觑，又全都把目光投到明智身上，只有雨宫莲从后面挤到前面，一直走进电梯。

“没想到Crow你会这么选啊……”杏的目光开始四处乱瞟。

“你们都忘了？我们要分析的可是丸喜的想法，和我的想法没有关系，”在更多人误会前明智说，然后电梯外的大部分人都露出了失望的表情，“知道了就快进来。”

外面的人又过了几秒才开始行动，首先动起来的是来栖晓，然而他刚完全踏入电梯，身后的电梯门便直接合上，把怪盗团的其他人全关在了外面。

“这里的电梯还限重？”明智在电梯开始上升时听见龙司的声音。

电梯快速上升，连理清思路的时间都没有留给他们，最后它停在了一个房间门口——白色的房间里没有阴影，尽头是一扇合上的门。他们走出轿厢，电梯才自动开始运行，回到了下面一层。

明智走了几步，打量了一遍这个房间，感觉不到阴影的气息。

“看起来没有选错。”

“那可不好说，”来栖的声音为他浇上一盆冷水，“这门打不开。”已经走到门口的来栖压了一下门把手，换来标志门上锁的咔嚓声。

明智朝来栖的方向走过去，但在他到达之前，他与来栖之间凭空出现了一只研究人员外表的阴影。阴影夹着手写板，用遮住整张脸的面具对着他们，明智愣了一下，回过神他已经掏出枪瞄准了。

“明智同学，请等一下。”阴影却意外地开口喊出了他的名字，是熟悉的声音。

“……丸喜老师？”雨宫莲不太确定。

他还没来得及确认，明智的枪就打穿了它。

阴影踉跄了一下，炸开成黑雾消失了，几乎是同一时刻，在它消失的位置诞生出了新的阴影。阴影再次开口，仍然是丸喜的声音：“再继续下去的话就永远无法出去了，这样也可以吗，明智同学？”

阴影又中一枪，向后倒了下去。

“喂喂，能听见吗Joker？”双叶的声音紧随着阴影的落地响起，回荡在房间中。

“能听见，”来栖立刻答道，“门锁住了，你们在哪里？”

“我们从另一个电梯上来了，这边的电梯门打不开，”双叶飞快地说，“我试试能不能解除你们那边的门。”

“也许我这边有办法。”来栖慢慢地说，房间里正逐渐形成第三个阴影。

“现在你们理解了吗？”丸喜借阴影之口道，“只需要做一个测试。”

“我倒是没问题。”雨宫莲耸肩。

来栖转向明智：“在Navi打开门前先假装听他的吧。”

“只能这样了。”明智不得不承认。

征得了他们所有人的同意，阴影拿出手写板，声音回到了阴影该有的状态。

“那么下面就开始了，关于如何让你们三个加深感情——”

“……”

“怎么样，门能打开了吗？”明智无视了阴影，绕过它走到来栖晓身边去。来栖用力压了几下门把手展示给他看，门把手不堪压力，连续发出不妙的响声。

“你们两个，我们不是才说好吗？”阴影变得不知所措。

“没办法，Crow就是这个性格。”雨宫莲的手插在口袋里。

“我本来是想暂时没办法就先放一放，但现在看来这事果然还是不能搁置，”明智喃喃道，他亲自上手摆弄门把手——实际上这不过是他不相信门打不开的现实的挣扎，“被摆了一道，早该想到会影响到丸喜的认知……”

“电梯前面的问题指的原来是我们。”刚刚还在状况外的雨宫莲反应过来。

来栖则担心地看着门把手：“我觉得我和你之间现在没法加深‘感情’。”

“这个不用你告诉我。”

“Joker，这个门从外面好像没法解除，你们里面有什么——”双叶的声音第二次响起。

这给了阴影底气，它恢复了镇静，似乎一切已经尽在它掌握中。

“不完成测试就不能出去，”它又好言劝说，“他只是想帮你们和好。”

“多管闲事……”

明智放弃了强行开门。不愧是认知中的门，短时间被暴力对待了这么多次也依然看起来像刚换上去一样。

“不用担心，心意相通时门上的红灯会亮，”阴影显得更加得意了，“全部完成后你们就可以出去了。”

明智抬起头，果然门上装有一个提示灯。

“真的有必要这样闹吗？”

“我在帮你们。”

“你一直在自说自话。”

“第一个问题，‘来谈谈对方有哪里让你不满吧’，”阴影无视了他，“请和这位来栖同学来——”他指雨宫莲。

“都说了是你自以为是，”明智嘲讽道，“这家伙脑子里现在塞满了恋爱，要是真能让他想点别的东西就好了。”

“其实，”雨宫莲唐突插入他们的谈话，“我还是有话要说的。”

雨宫莲说：“Crow为什么要单独约他出去？我记得对你告白的是我吧？难道你真的像Navi说的那样喜欢盐对应？”

虽然早有预感雨宫迟早要问，但一下这么多问题还是让明智目瞪口呆。

一到说明智坏话的地方来栖晓就格外来劲，趁明智发愣的功夫他抢着说：“说不定，毕竟Crow平时也基本不说好话。”

“哈？那我也一样有话要说，”明智从恍惚中清醒时已经忘记了那个说丸喜多管闲事的人是谁，“我早就想说了，你们两个为什么从出事起就一直在假定我已经在和莲交往了，装作听不懂话也该有个限度吧？”

他话音刚落，门上的提示灯忽然亮起了红光，把他们的脸都映成红色。阴影热烈地鼓起了掌。

“就照这个势头——”

明智给了它一枪。

阴影倒下去，从它的残骸中又不屈不挠诞生了第四个它，和无事发生一样拿出手写板往后翻了一页。

“下一个问题，来谈谈你们欣赏对方哪一点，”虽然阴影不存在眼神这种东西，但明智还是觉得它不怀好意，“这次就和这一位来栖同学……”

明智沉默地看着来栖晓，后者也沉默地回望。来栖并未像另一个自己那样立刻做出惊天动地的发言，而是沉思了一会，无奈地摇头：“好像真的讲不出好话。”

明智拿不准他现在是不是该感到轻松一点。无论如何他还是松了口气，和来栖晓说：“我的话……已经和你说过了，你应该没忘记吧？”

十一月的夜晚，在涩谷车站，他对来栖吐露心声时完全没想过他们间还能有十二月，甚至还会有一月。

来栖怔了怔：“啊，还记得。”

“那我就不用再说一遍了。”明智移开目光。

大概很快他们便能一劳永逸地不会再见面了——当然这都是未来的事了。

“这样就算完了吗？”阴影显然不太满意。

“只要让对方知道就行了吧？”明智不耐烦道。

“我知道了，”来栖得到启示，唐突敲了一下手心，“我要说的也和Crow说过了。”

“你什么时候……？”明智用古怪的眼神瞧他。

“比如我说过‘你在莫名其妙的地方都要争个输赢’。”

“你那不是在骂我——”

门上闪烁的红光让明智的声音戛然而止。

“Joker，好像可以出去了！”伴随双叶迟来的惊喜的喊声，房间的门像是被看不见的谁压下了门把，自动朝外打开。

明智勾起嘴角，朝阴影露出胜利者的笑容：“看来这个门的系统不怎么样。”

阴影的头垂了下去，它再抬起来时已再度换成了丸喜的声音。

“明智君在这点上就是不肯坦率呢，”丸喜遗憾地说，“明明来栖同学都坦率表达想法了。”

“那是因为他被洗脑了，”明智讥笑道，“也只有你这种自以为是的家伙才会觉得这是件好事了。”

“是吗，你是这样想的。”声音里是丸喜被拒绝时一贯的失落。

明智没心情再和丸喜猜谜语，房间里的其他人早在他和丸喜谈话时就走了出去，加入一脸担忧的同伴们之中。明智扔下不再说话的阴影，踏出房间的那一刻似乎察觉了什么，他回过头，只看见门上仍在闪烁红光的指示灯，而那一瞬间被他认为值得思考一下的东西已经消失在他的脑中了。

入夜的台场，只有刚离开异世界的少年少女们在聚集，从不知是谁的呵欠声开始，接连响起了不同人的呵欠声。

“今天就回去吧，”摩尔加纳缓缓爬入来栖的包里，看上去随时都有可能睡着，“大家都早点睡。”

来栖轻轻把包提起来挎到肩上。

“先解散吧。”他点点头，赞同摩尔加纳的话。

“那么明天再见喽！”龙司招着手。

怪盗团开始一个接一个走向车站，明智手放在口袋里，一直留到了最后。

“晓，”他拦下背着包也准备出发的来栖，“关于今天的事……”

他还没想好要怎么把心里怪异的感觉问出口——指示灯的系统没有出故障也说不定？无所谓，这种事就到后面再考虑。

“有话要说？”来栖一歪头，往旁边闪开了，“正好也有人想和你说话。”

来栖话音刚落，就有一只手缓缓搭上了明智的肩膀，是值得放进恐怖片的情节。无需回头，明智也能知道那个人是谁。

“……我说你们，不要开玩笑了。”事到如今他的耐心也差不多要消磨殆尽了，他会拿出耐心来对待这两人本身就有够奇怪。

“这次不是在开玩笑。”雨宫莲绕到他面前，用认真的表情说。

他并不是没有用认真的表情干出不可思议的事的前科，不过明智想，都这样了听他说两句也无妨。

“只有你？”

雨宫莲露出了得逞的笑容：“只有我，出发吧。”他转身和来栖击掌。

明智怀疑他又在诓人。

他们留下来栖晓在台场，坐上往吉祥寺的电车。车厢摇晃着，雨宫也跟着车厢摇摇晃晃，打出一连串呵欠。雨宫在他们走进吉祥寺时才开口，不远处的包子铺还亮着灯，雨宫的视线短暂地扫过了柜台，又往居酒屋那边去了。

“丸喜殿堂里的那个问题你会选什么？”雨宫问，“果然还是选项A？你肯定不是会愿意和谁磨合的人。”

“你叫我到这来只是为了问这个？”明智瞥了他一眼。

“已经很不容易了吾郎，”雨宫正色，“这可是难得的‘恋爱以外的东西’。”

“我的话两个都不会选吧。”

“这是犯规。”

“按丸喜的规则来才是输了呢，”明智直面雨宫责备的表情，“有的人完全没法相互理解，不也在好好聊着天，你应该能懂吧——比如说我和你。”

“所以你放弃理解我了？”

“还没完全放弃。”

雨宫盯着他的脸看了一会，又说：“然后你觉得我对你很重要。”

这完全是明智一脚踩进的陷阱。在与夜晚一同延长的似乎看不到尽头的沉默后，明智无声地攥紧了拳头。

“对。”连他自己都想不到要承认什么会无意识变得这么紧张。

打破平静的是雨宫莲的笑声。明智用能杀死人的视线看过去雨宫也只是擦掉眼角笑出来的泪水，说：“不是在嘲笑你，只是觉得很符合。”

“……我要走了。”明智丢下他擅自往前走，他盲目而愤怒地在整条街上寻找一个能去的地方，从包子铺物色到居酒屋。

“那我就在这坐一会。”雨宫的声音还是追上了他，夹带着又一个呵欠。

明智在商业街逛了一圈，途中有三家店铺在打折促销，免费送他试吃品，还有一个打扮古怪的男人压低声音问他要不要来以物易物，最后莫名变成了他提着一袋包子两盒点心回到起点的状况。雨宫就像他说得那样垂着头坐在长椅上，明智把东西放在地上，俯视了他的卷毛一会，鬼迷心窍地也在他身边坐下。

他一直没发现，这长椅坐着还挺舒服。

雨宫莲意外地没有一点反应。明智仔细看了看他——果然睡着了，这一路雨宫打了无数个呵欠，撑到现在才睡也算得上奇迹。明智站起来，小心托起雨宫的下巴，雨宫莲睡眠质量好到让人羡慕，这样都还没醒。

闭着眼睛，在他手中的来栖晓。

明智用左手比出枪的造型，食指压在雨宫眉心。

雨宫莲睁开了眼睛。

“在这里动手？”

“不到万不得已不会的。”明智温和地笑着，仍抵着雨宫的额头。

“我也有问题想问。”他很快收起笑容，慢慢地说：

“我想知道，满脑都是恋爱的你现在到底喜欢我哪里？”

雨宫抱怨：“这样可不适合问问题。”

明智没有把手放下来。

“不要转移话题，不过我估计也是和另一个家伙一样搞不清楚吧。”

雨宫眨了眨眼睛——明智脑中响起警报——然后雨宫莲笑了，说：“喜欢脸不行吗？”

“就这样？”

“有些事没有必要去想为什么，”雨宫莲和另一个自己说一样的话，“其实你说得对，我搞不清楚。”

明智叹气。“你真是太单纯了。”

他总算愿意放下手，但那是为了把拿来的赠品捡起来挨个丢给雨宫莲。后者一个不落全都接住，然后地上便不再剩下别的东西了。明智因此顿了一下，在把接下来的话说出口前，他缓缓地做了一次深呼吸。

“我说，明天去约会吧。”

这次轮到雨宫莲睁大眼睛——他难得在明智面前吃惊一次，这方面来看还算值。

“想办法把你变回来。”明智补充。

“不是说毫无根据吗？”雨宫莲还在震惊中。

“只能先试试了，”明智说，今天的事再来几次很难保证他不会在现实中也把自己逼疯，“再这样下去不知道还会影响到什么。”

雨宫莲似懂非懂地点点头：“那么我有想去的地方。”

“你想去哪？”明智紧接着问。这家伙在东京差不多呆了一年，原来还有会让他执着的景点吗？

雨宫从长椅上站起来，拍去外套上沾的灰尘。

“明天放学后再联系你。”他把怀里的一堆赠品提在手里，转了转眼睛。

这让明智开始相信自己明天也不会好过。

7

“于是我想从这个过山车开始。”雨宫莲正对游乐园的城堡摊开地图。

“等等，过山车要排很久，不规划一下可用的游玩时间会大打折扣吧。”明智反对。

总之他们正站在主题游乐园的入口，凑在一起研究同一张地图。门票钱由明智来出，这对他的存款其实是一大打击，但自打十二月在涩谷醒来他就变得不太在意这些了。

“那么就交给你了，”雨宫莲把地图塞到明智手里，“你在东京生活这么久应该有来过吧？”

“我确实来过。”明智承认，他展开地图。

不过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当时他母亲还在，难得他生日的时候用存的钱带他来过一次。然而他那时年纪还小，很多项目都玩不成，到现在再去回忆也只能搜寻到一些似乎是快乐的记忆残片。

十几年过去游乐园在他眼中完全变了个样。明智看着几大块主题区对应的彩图只觉得一头雾水，只希望他们下次给游乐设施起名时能更通俗易懂一点，比如把“这是过山车”标在边上。

“再考虑下去浪费的时间只会更多哦？”雨宫莲在一旁提醒，让明智更加难以思考。

“这里翻修的频率也太高了，”明智浏览着地图抱怨，“已经快找不到我认识的景点了。”

“那就没办法了，”雨宫莲把地图抢过去，“就让我来给你当导游——其实我去年来过。”他迟来地宣布。

“东京还有哪里是你没逛过的吗？”

雨宫没有给他列出一串景点，而是用相比之前要更平静一些的声音说：“去年十月，我们在这里开庆功宴。”

明智“啊”了一声。实际上他记得很清楚，去年十月，奥村邦和在记者会的直播上因为废人化死去了。

“看来是我毁了你们的庆功宴了，”话说到一半明智才发现自己居然是笑着的，“我自己是无所谓，不过你的同伴，还有你自己会怎么想——喜欢的人是我？”

“不要误会了，”雨宫立刻严肃地答道，“喜欢你还有希望你承担起责任又不冲突。”

他总结：“非要说的话应该是会常去探监的心情吧。”

想象了一下那种滑稽的画面竟让明智心情愉快起来。

“放心吧，事情结束后我就会去做我该做的事。”

雨宫亲手把气氛拖入低点，又任性地将其中僵硬的部分一举摧毁。他折好地图放进口袋，往城堡的方向看过去，用Joker的声线发出宣言：

“好，接下来就往‘遗迹探险’的方向出发。”

到头来所谓遗迹探险依然是过山车。说了这么多后他们还是回到了原点，变成了明智最抗拒的，排在形成长龙的队伍末尾的展开。

明智仰起头，从这里能窥见过山车轨道的一段，冬日下午的最后一点阳光透过刻意做旧的轨道缝隙，照在兴奋交谈的人们的身上。

“上面说这个项目有360度回旋，”雨宫莲翻阅手册，俨然已成为他们的一员，“大部分过山车都附有拍照系统。”他快速翻过几页，说，被他跳过去的几页漏出了花车游行活动的宣传图。

“对过山车情有独钟？”

“上次坐的时候有点紧张了，没能完全体验到。”雨宫解释。

“明明在异世界里熟练用着钩索，现实里坐过山车居然会紧张啊？”只能说他们在异世界的状态还是和现实有差别的。

“很奇怪吗？”雨宫听出了他话里的讽刺，“既然这样，你到时候可别紧张啊。”

“不会的。”明智自信道，这时队伍又缩短了一点。

首先他小瞧了过山车，然后他真的很缺乏乘坐这类项目的经验。

宣传手册上的描述没半点有假，明智连续体验了几个360度回旋，恍惚中先是质疑起自己排了这么久的队真的值得吗，很快又比较起这个和在异世界潜行比哪个更刺激一点。他在这种恍惚中解开安全带走下过山车，无视了喊他看照片的工作人员，眩晕感积压在脑中，害他摇晃了一下，幸好及时扶住了离他最近的柱子才没摔倒。

柱子却反过来扶住了他，还开口说话了：“之后我想去‘星际航行’。”

明智拼命眨着眼，面前的柱子终于拥有了熟悉的人脸。

雨宫莲拖着他辛苦跨越了一个区，却只是来到了又一座过山车下，以要试遍全世界过山车的鉴赏家姿态冲去排队。过山车不管是什么主题都换汤不换药，特效灯光和外星人模型没能减轻明智的眩晕感，还给他添了种反胃的感觉。他几乎是被雨宫莲搀扶着走出来，后者终于产生了一丝愧疚感，和他说自己去买饮料，然后便冲进了泛起了些暮色的天空下。

明智得以好好观察一番他被强行拽来的这个地方。这块区域的主题是星际旅行，一旁开设了不少打着主题旗号的游戏摊，最受欢迎的是“与外星人战斗守护地球”的射击游戏——摊边围了一圈人，时不时从里面传出叫好声，似乎是有人正在挑战。

“不愧是晓！”

“龙司，不用那么大声啦！不过晓，你真的超厉害……”

明智听到熟悉的名字，他扶着墙往射击摊走，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龙司显眼的黄发。

“你们怎么在这？”怪盗团就像粘在一起一样，永远都是全员到齐的。

围在摊子前的一群人同时扭头看向他。

“我们是不是可以解锁百分百巧遇明智成就了……”双叶嘀咕。

“是前辈说带我们来玩，”芳泽马上说，“他说‘很想和大家加深感情’呢。”

“从门票钱到晚餐费全是他一个人出，真的非常感谢。”祐介发自内心地说。

“为什么是来这里？”来栖晓的前科真的很难不让明智怀疑。

故事的主人公来栖晓这一刻终于放下枪，从射击游戏中抽出身，从容中不失几分理直气壮。

“因为莲说他要来这里，我听了觉得不错，怎么了打扰你们的二人世界了？”

明智压低声音，克制住恼火：“你明知道被他遇到会怎么样。”

“有什么关系？”来栖似乎不是当事人便不能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很快明智就发现并不是这么回事。

来栖晓绝对是发自内心地说：“而且说实话，看你因为这个紧张的样子挺有趣的。”

“只是因为这种理由……”明智说着又笑了出来，任何见识过他本性的人都能反应过来这是危险的信号，“到头来真的只有我在认真想怎么让你变回来。”

“不，我也是真的想帮忙的，但是没办法，”来栖捡起枪，“所以我只能找点别的事做。”

“别的事？”

来栖瞄准靶子：“拯救地球。”

明智选择直接上手。来栖的注意力集中在移动靶上，因此被明智轻易夺下了手里的枪。明智对着移动靶开枪，每次枪声的音效响起后便有一个移动靶应声倒下，直到扣下扳机不再发出声音。

摊主欲言又止，可能是想问他们是否需要再来一局。

“好了，世界得救了，”明智把空枪扔在来栖面前，“你就早点返航吧，Joker。”

来栖还不相信似的捡起玩具枪，拿在手里。

“这是在赶我们走吗？”芳泽小声站在问她身边的真。真无奈地摇摇头，叹了口气。

来栖晓看看对面做成外星人造型的移动靶——七零八落躺了一地，又往明智的方向看过来，久久地盯着他的脸看，从灰色的眼睛里读不出具体的某种情绪。

他慢慢说：“你知道吗？越是掩饰只会显得你越心虚。”

“不，只是因为我谨慎。”

来栖这次没有回他，但从钱包里取出一张纸币，报复性地放在桌上，眼神里多了一丝挑衅。以防明智又来夺枪，来栖把枪换到左手，高高举起来。

“想让我走的话，就来堂堂正正决胜负啊。”

他在来栖晓的面前没有退缩的理由。

“今天就和你分胜负。”明智同样从钱包里取出纸币拍在桌上，在气势上首先就占了上风。

“他们是想用枪来分胜负还是用拳头？”本来在研究建筑风格的祐介回过神，恰好见证了这一幕，他担心地问。

“不会到那种地步啦，大概！”杏喊道，然后她看到了什么东西，叫起来，“等等，我看到莲回来了，这样很不妙吧？好不容易明智同意试一次，被看到了变不回来怎么办？”

“情史丰富也是很多名侦探的共同点呢，”双叶推了一把眼镜，“但为了晓着想还是尽量保证约会顺利吧。好，大家根据我的导航撤退！”

她一声令下，龙司和真一人控制住来栖晓的一条胳膊把他往后拖去，在任何人能抱怨之前，怪盗团就消失在了人群中。明智和同样震惊的摊主对视片刻，他回过头，又没看到据说回来了的雨宫莲在哪。

不知是谁喊起来：“游行开始了！”，人群便一窝蜂往路边涌去，遮挡住了明智的视线，让寻找可能压根就不在的雨宫莲变得更加艰难。

摊主反应过来，中年人笑眯眯的，一定是把自己放在长辈的位置上了。“钱我退给你，你也去看游行吧。”他从摊子里挂着的玩偶中挑选了一个交给明智：“还有这个是你们全中靶的奖品。”

明智接过来一看：玩偶是海星状，中间睁开了一只眼睛，看久了还有几分可爱。

“单卡拉比？”明智记起曾作为来栖的人格面具短暂出现的生物。

“在店里看到就顺手买来了，这个造型很有趣吧？”摊主陶醉于自己的品味中。

明智转过身，有些浑浑噩噩地跟着人群往游行花车的必经之路走。路边已经聚集起了不少人，他们举起手机，等待着渐渐接近的音乐声带来的花车队。明智把单卡拉比抱在怀里，要稍微踮起脚才能看见不远处的亮点。

然后有人推了他一把，他踉跄了一下，跌进了人潮中。花车的靠近让人群再次流动起来，明智仿佛陷进了罐头里，他被推挤着，呼吸到下一口新鲜空气时已经来到了最前方，眼前是一条警戒线，告知游行应该在线外观看。

花车在这个时候正式到来。做成游轮样子的花车打头阵，后面紧跟着分别是不同主题的游行车队。缠绕着彩灯的穹顶下，穿着人偶服的工作人员在朝下方的人群招手。烟花在他们头顶炸开，淹没了人们的欢呼声。各种颜色涌入明智眼中，一瞬间他连本要脱口而出的抱怨声都忘记了，就这样放任它消失在嘴边。他回忆起了十多年前的一些事，那天晚上似乎是下了大雨。

“第一次看？”雨宫莲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了他身边，和他并肩而立，抬起头欣赏花车的造型。

明智被他突然喊回现实，才想起来要问：“你到哪里去了？”

“别这么看我，我找你也花了一点功夫。”雨宫无辜地说，交给明智两张纸片——是他们坐过山车时拍的照片，每张都展示了明智在强烈的眩晕感中强装镇定的表情。“那个是单卡拉比吗？”他问。

明智愣了一下，他低头看向自己手中。

“哦，你说这个，”他把单卡拉比塞给雨宫莲，“给你的。”某种意义上他没说错。

雨宫莲对他道谢。雨宫把单卡拉比抱在怀里，拍打着玩偶中间睁开的眼睛，好奇道：“单卡拉比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你可能不信，但它刚刚入侵了地球。”明智的声音冷冷的。

雨宫莲笑出声：“你最近开的玩笑变得好笑起来了。”

“我以前说的不好笑吗？”

“很无聊。”雨宫莲认真道，不给他留一点情面。

“你一定会这么说吧。”明智喃喃，已经不是在和雨宫莲说话了。他再度把目光投向游行中的花车队，变换彩灯颜色的车队和尽力表演的卡通人偶，配上背景的烟花，宣传中只存在于梦中的景象在这个虚假的世界里，此时此刻竟让他产生了一点真实感。

明智移开目光，这次他告诉雨宫莲：“我的确是第一次看。”

明智与雨宫莲在涩谷车站分开。他拿出手机确认了一次时间，比他预想的要晚了一些，于是他快步往出口走去准备换乘。这么晚了那个流浪汉依然坐在楼梯的拐角自言自语，也仍然有没有警戒心的家伙在和他说话。

流浪汉永远在问同一个问题：“你要怎么做才会原谅我？”

而和他说话的那个人好像也永远只有一种回答：“不会原谅你。”

明智很不愿承认，他认出了这个声音。“莲——”他很快推翻了自己，因为他是看着莲坐上电车的，“不对，晓，你怎么还在这里？”

来栖晓丢下流浪汉，转过来面对他。

“还有点事，你已经要回去了？”

“是啊，今天有点累了。”

“摩尔加纳有一个就够了。”来栖晓莫名其妙劝告他。

明智朝车站外走时来栖也跟了上来。冬季的风拂过他们的面庞，街道上的行人大多悠闲地结伴走着，偶尔有人匆匆跑过，无人在意与之擦肩而过的两个高中生到底是拯救过世界的英雄还是精神失控及废人化事件的正犯。

“玩得开心吗？”没等明智回答来栖就自己接话，“我和大家倒挺开心的。”

明智停下来，说：“今天的花车游行很好看。”

他的回答一定不在来栖设想的范围内，因为黑发少年一下子怔住了，手都从口袋里拿了出来。来栖晓眼里闪过什么转瞬即逝的东西，说：“是吗？那说不定很快就能变回来了，毕竟莲的愿望这样就算实现了。”

“其实关于愿望，”明智说，他在心中下定决心，“万一真的是因为星石读取了愿望才变成现在这样的的话——”

早在芳泽提出猜想的时候这个想法就在他心中发芽，只不过他的潜意识一直不愿意承认，直到现在终于再也无法忽视。

“和你约会，像恋人一样……那可能是我的愿望。”

坦率讲出来让他轻松了不少。

来栖沉默着。

“你的愿望？”

“无意识把被扭曲的感情强塞到你脑子里的可能是我，这样说你能理解吗？”解释到中途明智都觉得有点好笑了，“还有把看你不爽的地方全说出来，连这都是我的想法。”

来栖困惑地眨着眼睛。

“……那么你对我？”他想要确认。

来栖晓理解得很快，明智想。他在游轮上发现来栖还活着时的兴奋，对来栖晓这个人过分的在意，更重要的是和中了邪一样只要来栖邀请他便应邀一起出去——一切恐怕都源自某种感情。

从理性的角度无论为了谁都不适合说出来，但明智到底是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

他会选择雨宫莲用过的词来概括这种感情。

“没错，喜欢。”

来栖扶了一下眼镜：“这是告白吗？”

“别误会了，我还是讨厌你，”明智发自内心地说，“我本来觉得不必这么麻烦，事到如今再说什么都没意义了。不过你和莲毫不收敛地向我传达你们的心情——即使那可能不是你们的本意——说实话让我非常火大。”

“放任你们这么做根本是在破坏我们间的平等关系……”明智顿了一下，“所以这是反击。”

对普通人而言说不定会过于沉重的感情放在来栖身上，最后可能也只会被这家伙傲慢地接受。但来栖再怎么平等地对所有人报以包裹着关爱外表的傲慢，他也曾无意识许下过希望明智存在于这个世界中的心愿，所以……他这次一定会与过去有所不同。

想到这里也同样让明智火大。

来栖茫然地看着他，似乎还在理解明智的话——那只是看起来，明智恶意地想，他理应已经理解了，只是在等待机会，他本来就是喜欢潜伏在殿堂暗处的Joker。

于是明智转身离开，至少在今晚不给来栖晓留下机会。他越往前便越加快脚步，即使感觉到来栖站在原地根本没动也没有停下。

他快步走下楼梯赶去换乘，在这段路上无心思考任何事，只希望今天一过来栖晓当真能变回去。

8

第二天一早怪盗团的群聊里就吵成了一片，接受消息的提示音响个不停，仗着明智还要从消息记录中获取前往殿堂的通知所以没有屏蔽尽情打扰明智的休息时间。

龙司：怎么样，变回来了吗？

双叶：还没有，但是我给莲的手机升级了一下

春：说起来莲之前用的是谁的手机？

双叶：我拿我房间里的旧设备给他改造的

春：哦哦，真是厉害啊！

真：我感觉昨天大家都玩得很开心啊，果然不是实现莲的愿望这么简单吗？

杏：打起精神，会有办法的！

晓：三岛给我发消息了，我们有几个改心任务。放学后方便确认目标，然后去印象空间吗？

接着是一连串的“没问题”。明智也在输入框打出“我有空”，点击了发送。

印象空间的入口，来栖晓正在挑选主力队员，雨宫莲则睁着空洞的眼睛站着，似乎是在发呆。来栖对昨晚的事一字不提，见到明智时也没有特别的反应，一视同仁为大家解释了莲的事。

“他在天鹅绒房间，”来栖像是在谈另一个世界的事，“我们的人格面具是共用的。”

“那个啊……”龙司趁雨宫不在，朝明智搭话，“我今天想问一天了，昨晚的事是真的吗？”

明智挑眉：“不说清楚我可没法回答你哦。”

“你和Joker告白的事。”这时的龙司竟有种八卦的小女生的气质，希望不是被谁传染了。

明智冷漠地说：“那不是告白。”他真是无法理解怪盗团间的信任，连这种事也能在隔日就传得尽人皆知。

“这是重点吗？”龙司喊出声，他谨慎地看了一眼还在发呆的雨宫，“反正你说了喜欢Joker吧？”

明智无奈道：“我确实这么说了。”

他又装模作样问：“怎么了，觉得我喜欢Joker很意外？”

“倒也没有，”真加入了谈话，她实话实说，“毕竟你对Joker的态度大家都看在眼里。”

“Crow前辈对Joker前辈的态度真的……很特别呢。”芳泽委婉道。

“不过你能承认倒是让我们很惊讶啦。”双叶盘腿坐在地上敲着键盘，半路插进一句。

“吾辈还以为Crow是绝对不会坦率的那种人。”摩尔加纳也感叹。

“不，我只是会觉得有些话说出来只会让事情变得更麻烦，结果给你们在心中留下了这种印象吗？”明智交叠起双臂，“话说……你们就这样把这件事传得到处都是？万一莲那家伙知道了最后真的和我开始交往怎么办？”他并不安好心地提醒，期待看到怪盗团后知后觉紧张的样子。

“你是觉得我们会不能接受吗？”但春的话里听不出愤怒，也没有笑意，她只是普通地在询问，“安心吧，我们不会变成你的。”

“反正，我们都尊重Joker的想法。”双叶撑着头说。

“……你们真是净干些我无法理解的事，连我都被你们影响了。”当然明智总归是说不出什么好话的。

春的手指绕起贴在脸颊边的一缕头发，她说：“我倒是觉得这样没什么不好——偶尔做点傻事。”

来栖直视着他的眼睛，看他们说了这么久后终于开口：“我看你也挺乐在其中的。”

那双眼睛没有任何特殊能力，但每次望向他的时候都仿佛有了看透人心的魔力，逼满口谎话的他说出真心话。

明智不会示弱，他笑起来：“我们间的确存在美好的回忆呢。”

这时雨宫莲的眼睛眨了眨，恢复了清明，总算从那个叫天鹅绒房间的地方回来了。怪盗团的讨论即刻中断，他们开始往目标进发。多出一个人让摩尔加纳车变得更加拥挤，明智和两个来栖晓挤在同一排，他透过车窗往外看，扭曲的轨道一段一段被车抛弃在后面，最后消失在黑暗中。

“Crow，”感觉行到半程时，来栖晓悄悄喊他，这一刻雨宫莲正盯着他自己那边的窗户，“我有件事很好奇。”

成功得到明智的注意后，来栖问：“你昨晚为什么要特地把那些话对我说？莲一直和你在一起吧？”

“不是特地，那其实算是突发奇想，”来栖的关注点总是很奇怪，让明智必须去回想昨晚自己是怎么想的，“还有，我觉得把那些话和那种状态的家伙说应该传达不到吧。”

“原来你是这样想的，”来栖若有所思点点头，但很快他的脸上就露出了属于Joker的表情，“其实不用这么麻烦。”说着来栖晓凑近了一点：“既然两个都是‘我’，就不会存在无法传达给‘我’的问题——”

“所以喜欢的话大可以放心和**‘我’**说。”

“你——”

明智醒悟过来，本能地拉开距离，差点一头往后撞上车窗玻璃。

“交换身份的老套戏码，”来栖晓——雨宫莲指了指身后，真正的来栖晓已经毫不克制地笑了起来，“顺带一提，是他建议的。”

“在书上看到的，难得有试一次的机会……”察觉到明智身边的气氛变得不妙起来，来栖收起了笑容，“好像做过头了？抱歉。我还觉得挺有意思的。”

雨宫莲小声告诉来栖：“放心吧，他说过不会动手的。”

“我只说过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会。”明智面无表情纠正他。然后他召唤洛基，不管这是不是在一辆正在行驶的车里。

“你们在搞什么？不要在车里动手！”摩尔加纳第一个反应过来，他大叫起来。

但为时已晚，米吉多拉翁的光很快笼罩了整辆车。

明智拨开烟雾，寻找其他人的身影。摩尔加纳还瘫倒在地，一时没缓过神。在他半死不活的身体的不远处聚集了一群人，包围着什么人，一切似乎都回到了起点。

明智叹了口气走上去，心想又会是一次与无条件护着团长的怪盗团的口头恶战。

看到他接近，那些人全都朝他投来了目光。但明智在这些目光中竟没有分辨出丝毫的愤怒，连警惕都看不出，只有惊讶和……欣慰？

“Crow，你是怎么想到的？”

“居然再砍一次就行了，该说真不愧是Crow吗……”

叽叽喳喳的声音吵得明智心烦意乱，他继续往前走去，想确认到底是怎么回事。怪盗团默契地往两边退开，给他让出了路。然后明智理解了他们的行为。

他正前方的地面上坐着来栖晓——只有一个——看起来刚坐起来不久，正手抵着额头，一副困惑的样子。来栖的脚边掉着光芒暗淡下去了的星石，大概是从他口袋里意外掉出的。

来栖晓左右看了看，抬起头恰好和明智对视。

“变回来了？”明智问。

来栖拧着眉心思索了一番。

“变回来了。”他点头。

9

返程的路上明智和来栖没有再说过话。自打变回来，来栖便一直陷入了在思考什么的恍惚状态。这倒也正常，这几天的记忆统合在一起，即使是晓也免不了要混乱一段时间。

“到底是实现了愿望，还是因为被明智又砍了一下呢？”在最兴奋的几个人的欢呼声中他们离开印象空间，真仍在思考。

“别管这么多啦，变回来不就好了吗？”双叶正是最兴奋的几个人之一，“晓，晚上想吃什么随便点，我们有卢布朗特制咖喱卢布朗普通咖喱还有……”

芳泽还有些顾虑：“前辈，如果还有哪里不舒服的话记得告诉我们。”

明智会自觉远离一切怪盗团的温馨剧场。他靠近一根柱子站，假装去观察附近售货机里商品的存货，玻璃窗后的货架前大多贴起了“已售空”的牌子，只有几听罐头还孤独地立在后面。来栖被同伴簇拥着，视线却越过他们，直接喊住了他。

“明智，待会能和我去卢布朗吗？”来栖表情严肃，“我有话想单独和你说。”

即使是龙司也能猜到来栖会说什么——无非就是那几件事，梳理一下这几天都发生了什么，很有可能还会为带来的麻烦道歉。明智从生理到心理上抵触这个未来。

“那我就不打扰你们啦！”没等他再多想一点，被他在心里拉来当计量单位的龙司就挠着头发朝来栖咧开嘴，“好像已经很晚了，我要回去了，不然我妈会打给我的。”

真拿出手机，看了一眼屏幕，说：“真的有点晚了，再不回去连姐姐都会打电话过来的。”

目送龙司消失在进站口，其他人也纷纷告别，踏上了回家的路。连双叶都一脸遗憾，和来栖说她先回家，顺便带走了摩尔加纳。最后只留下明智一个人，和来栖之间的距离不超过两米，开始怀疑这次的解散速度是否打破了怪盗团成立以来的记录。

来栖又往前走了两步，问：“可以出发了吗？”

来栖推开卢布朗的门，门牌早翻到了“close”，看来双叶和惣治郎提前打过了招呼。来栖没有多说，带明智直接爬上楼梯到了二楼。阁楼与明智上次来时相比变化不大，连盆栽都是一样的充满活力，不过盆栽边的架子上多出了几样他没见过的装饰物。

来栖走到床边坐下。他拍了拍床垫，客气道：“随便坐。”

明智跟到纸板与箱子搭成的床边，但也就仅限在来栖面前站定的程度了。

“我就不用了，”他拍去落在围巾上的灰尘，“有什么事找我？”

恢复正常的来栖晓又开始用那种似乎认为这里值得吐槽但体贴还是胜过了一切的眼神看他。

“好吧，”来栖挠了挠脖子后面，说，“关于这几天的事……变回来后我搞清楚了一些东西。”

“关于‘未知力量的事’？”明智其实不关心这个，除非这股力量会在一切结束后取代丸喜再来改变世界一次，但他还是不介意听听来栖的说法。

来栖摇摇头。

“不，老实说我还是不知道我到底是怎么变成两个又变回来的，我想星石的说法挺合理的。”

“那不还是什么都不知道吗？算了，就当是星石的错好了。”反正来栖就是这么个怪人，无论是多么异常的情况都能很快适应。

“其实从这点出发，我想说你搞错了一件事，”来栖抬起头，“把扭曲的感情塞到我脑子里的不是你。”

“这么说你知道犯人是谁了？”

来栖似乎在犹豫着，明智想这家伙难得没有不假思索地去回答什么。几片灰尘从房顶落下，落入来栖的卷发中。

“喜欢你，还有觉得你是个挺麻烦的家伙……”来栖松了一口气似的说了下去，“这些原本就都是我的感情。”

明智的第一反应是：“啊，所以这不是洗脑。”

“虽然被扭曲得有点极端了，不过确实不是谁塞给我的。”来栖认可道。

然后他才意识到来栖的话里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给我等一下，如果这是真的那你对我——”

来栖晃了晃脑袋，试图抖落头发上的灰尘。明智抽空想，他活得越来越像摩尔加纳了。做完这一切来栖又迎上了明智的目光，他肯定道：

“这是告白。”

“……告白是，想和我交往的意思吗？”

“对。正好你不是也喜欢我吗？”来栖理所当然得仿佛在解释一个常识，“如果没有这次的事说不定我还察觉不到——反正，就是这样。”

原来如此，过去的疑惑这样就能迎刃而解了，明智作为侦探的部分敬业地分析着。回过去看一切都有迹可寻——莫名其妙的礼物，连续的邀约……全都指向了一个事实。他想来栖的脑回路绝对有哪里出了毛病，从这家伙能操控十来个人格面具上便能窥出一二。

真相大白，接下来本该是侦探的回合，然而……

“刚变回来还有后遗症？”他却只能丢人地说出这种话。

“没有后遗症。”

这种事来栖不说他也能猜到。话说回来……到底是从何时起他开始身处劣势的？

真是糟透了，明明今天是难得出太阳的好天气，明智却像是被雷劈过后又被倾盆大雨浇过一样无措。被别人告白他经历过很多次，没有哪一次是像被来栖晓告白这次失态的。

按理说不该这样的，虽说现在的情况比前几天雨宫莲握住他的手告白时要离谱很多，可比这更危险更匪夷所思的事他三年来在异世界一定遇到过不少，以他做什么都游刃有余的天赋想个不丢人的反应简直轻而易举——比如上次是什么时候，在谁的殿堂遇到了只维持三十秒的机关来着？

来栖的手在他眼前挥了一下。

“不舒服？”

他做什么都游刃有余的天赋，偏偏在面对来栖晓时毫无意义。

“真是搞不懂你永远直来直往的活法……”明智从喉咙里挤出笑声，“这样真的好吗？等打败丸喜世界就会回到正轨，我已经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再过正常的生活了。”

“我会去探望你的，反正我也是经验者。”来栖一本正经道。

这让明智放声笑了出来。来栖晓撕破他的伪装，暴露出他塞满恨意的本质，却也能让他发自内心大笑出来。

笑容从明智脸上滑落，他换上认真的表情。

“如果再也见不到了呢？”

来栖一歪头：“要在这种场合说这么恐怖的话吗？”

“别这么说。再也见不到了会怎么样？现在就回答我。”

在给出答案前来栖甚至没有过多考虑。

“那样的话就更应该正视自己的想法了，”来栖勾起嘴角，好像他刚撬开一个宝箱，从里面翻出了珍贵的宝物，“不要留下遗憾，怎么样？”

是很符合来栖晓这个傲慢又有趣的家伙的回答。那样的话他便也在剩下的时间里随心所欲活着好了，这个本该是早就决定好了的。

明智上前一步，似乎还在与来栖一对一的决斗中，期待起来栖还能给出什么他意料外的回应。

“……都这么说了，到时候你可别后悔啊。”不经意间他的话里又掺进了笑意。

不禁好奇起了如果来栖知道了他没必要得知却终有一天会醒悟的真相，他又会是什么反应……

明智就是觉得他不会辜负自己擅自的期待。

“话太多了。”来栖这时说，拉着明智的围巾把他扯了下来。

围巾勒住了明智的脖子，他本能地担心起呼吸的问题。趁他分心时，来栖松开了手，主动把嘴唇送了上来。明智也不服输地扣住了他的后脑。

他们交换了一个乱七八糟的吻。

分开后来栖红了脸，他喘着气，但仍朝明智展露了一个狂妄的笑。狼狈程度肯定没比他好到哪去的明智深吸了一口气，解开围巾扔到一边。

“看来今晚你回不去了。”来栖晓甚至有些得意地说。

而明智同样很讨厌他这一点。

-完-